

天下名山遊記



上

國學珍本文庫

第二集第二十二種

吳秋士選編

天下名山遊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4982
G0606
C1

書局經售



天下名山遊記尤序

管子云。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可謂夥矣。古之人遊名山者。亦復何限。往往見諸詩賦。而記誌無聞焉。至唐柳柳州始爲小文。自時厥後。遞相摹倣。載述遂多。有明何濱叢。彙爲名山記二十卷。王鳳洲增至四十六卷。以爲廣矣。大矣。吾嘗閱之。大低略於古而詳於今。備於南而闕於北。且山川之外。旁及林園。記誌之餘。兼收序跋。或失則陋。或失則蕪。未可定爲全書也。新安吳子在涇。寄興於斯。朝夕披攷。爲之芟繁就簡。舍瑣取精。輯成十六卷。重授剞劂。問序於予。予嘗有感於羊太傅之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然魄首一坏。僅存墮淚碑耳。當時從事鄒湛諸人。何無一言記之。良可惜也。昔之好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其自敘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以歸。何其豪也。乃以龍門之才。專工史記。絕無記游之作。所謂藏諸名山。豈非遺憾耶。嗟乎。山水文章。各有時運。山水藉文章以顯。文章亦憑

山水以傳。士卽負曠世逸才。不得雲海盤胸。煙巒袂背。皆無以發其嶽峙歷落之思。飛揚跋扈之氣。至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若無騷人墨客。登放其間。攜驚人句。搔首問青天。則終南太華等頑石耳。顧亦有時運不相值者。詩書之子。閉置一室。目極千里。雖丘陵培塿。如蓬萊方丈。幾望見之而已。山水無緣。文章有命。則柰之何。雖然。人亦自視志趣何如耳。向子平婚嫁既畢。勅斷家事。與禽鹿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宗少文以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閱歷。皆圖於壁。二子者不同道。其致一也。天下名山。可游非一。一生幾兩屐。其能盡乎。苟懷仁智之好。則坎行艮止。皆在目前。一丘一壑。具足四大。試取此書。并其圖。置之座右。巍巍高山。洋洋流水。撫琴動操。四壁響應。天下山水。莫大於是。天下文章。亦莫妙於是矣。且充此意而極之。可以神爲輪輿。氣爲舟楫。意南而南。意北而北。不瞬息而周流於壙垠之野。無何有之鄉。三島十洲。猶咫尺也。奚取山經水注之云云者乎。僕老矣。有勝情而無濟勝具。故設此論爲解嘲。若吳子則不然。吳子家本黃山。三十六峯。二十四溪。十八洞。久在方寸中。今流寓吳門。復攬穹窿縹緲諸勝。推而放諸四海。鯤鵬道遙。吾惡乎知

之。吳子文筆。本於侍御方鍾先生家學。而又得高弟汪西亭爲之同訂。則其書之盡善可知。無俟予言爲嚆矢也已。

康熙乙亥冬十月長洲尤侗謹序

天下名山遊記 尤序

天下名山記序

天都西邨吳子。以才儻聞於藝林。而生當黃山白嶽之鄉。寄情蕭曠。履綦所至。輒以著述自娛。因與高弟西亭汪子。舉括蒼何氏所輯天下名山記。妍精校讎。汰其篇之復者。體之雜者。鈔成一篇。而授之梓。粹若集狐選腋。排沙揀金。前人心目所注。一旦頓發新剗矣。或曰。方輿圖牒。九州名山。臚列瞭如。鎮名邦。跨絕域。仙宮禪刹之所棲。物產土宜之所殖。離奇變幻。固少文圖之不能窮。子平跡之不能及也。自古迄今。仁人達士。高望遠志。發爲文章。以寫其性情自得之處。亦日異月新。不可勝紀矣。曷不旁蒐博採。增益舊聞之所未逮。使山靈照耀於無窮。顧斤斤舍煩就簡爲。余曰。若斯言。則仍執藪澤之見。忘寥廓之觀。曾無足爲善遊名山者道也。何也。乾坤肇造。流行時止。庖犧氏立象。自一畫而交易。變易於其間。繫之以艮。而山之象具是矣。因之禹貢之所封。風雅頌之所識。周禮職方之所掌。不亦舉端竟委哉。若夫尋幽選勝者。其一時境遇之適。然歡愉憂戚。或異其致。晦明寒暑。或異其候。後先唱和。或異其羣。俯仰轉盼。便成陳迹。蓋

山其有常者也。遊其無常者也。以無常當有常。而豈必屑屑於文人之糟粕云爾哉。且夫推之無極之始。擴之六合之外。莊子不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似曩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則又何有乎於彼見多。於此見少也。鈔者之意。殆有會及此。太史公云。擇其言之雅馴者。此物此志也。懸是編以待夫善遊之士。履而迹之。浩浩乎遇之穹壤之表。可也。引而卽之。悠悠乎會之几席之近。亦可也。博觀約取。藏修息遊之善道也。余自顧生平。登陟寥寥。未償所願。而才力斂齋。亦無能馳騁載籍。誇爲汗漫之遊。惟是逸情孤寄。脫迹塵埃。緬想枕巖漱流者之所爲。固不勝景行仰止焉。亦昔人所云。置身宜在丘壑中者。故於是編之行也。不摠固陋。而忻然留題簡端。以寓遐慕云。

康熙乙亥孟冬長洲彭定求序

名山記韓序

自有宇宙。卽有此山。遊者或湮沒無聞。叔子所以敬獻也。登山之作。詩歌銘頌。賦序不同。記亦一體耳。苟非才人達士。抒作者之性。肖造物之形。孰能與瓊巖萬丈。金碧五色。競其神秀乎。柳子厚言。永之人未嘗遊。子瞻亦云。李白死。三百年無此樂。人跡所至。莫謂遊無人。而泯然無所記。記或不工。雖連木百梯。陟奇絕之徑。要亦樵夫牧豎。麋鹿與游而已。烏能名。予奉召總裁一統志。於山川古蹟。必詳載昔賢所作。使覽者低徊諷誦。得其興之所寄。不獨其地傳也。傳其地而鮮所寄託於斯。卽何異樵夫牧豎。口耳所聞說哉。非濯然其肺肝。曠然其襟懷。奚所會於登臨俯仰之外。故謂仁智之性。與山水効深也。明何續巖。王弇州刻天下名山記。今歙縣吳子在涇。與汪子西亭。別刪爲名山記。管子有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豈皆有文字可載乎。而帝京千里。五嶽四瀆。與夫荒裔幽遐。地以人傳者。不得而略也。予老矣。山水之興。正復不淺。他日青鞋布襪。任意所適。摩挲斷碑。尙能補述古闕焉。康熙丁丑秋九月長洲韓葵序。

天下名山遊記

韓序

天下名山遊記

凡例

一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好遊之人。遊蹟不能徧歷。則必藉詩文圖畫。以外供耳目之娛。內養仁智之性。則名山一記。文人韻士。安可一日不置硯席間。可以一壑自專。亦可衆山皆響。可以五岳方寸。亦可南面百城。

一山水之名。始於禹貢。嗣載山海經。十洲記。等書。若郭景純之釋爾雅。鄧道元之注水經。蓋亦略疏良。坎弘長風流。迨乎後代。蒼萃成編。但曹能始傷於太繁。都玄敬傷於過簡。何振卿傷於叢雜。喬白巖傷於拘方。余之此鈔。以文人之筆舌。傳山川之精彩。惟期合乎大雅。不敢踰軋前賢。

一記以名山標目。水從其配類也。其他旗亭賭墅。古剎名園。謙賞歌吟。隨地皆有。美不勝收。間有所錄。不過借題發揮。觸景生感。方將激賞千古。寧不當附諸名山。

一此記原本王鳳洲先生名山記廣編。先直後省。州次部居。地界分明。山川在

天下名山遊記 凡例

二

眼。使人開卷瞭然。咫尺萬里。第王所續收者。惟袁公安。鍾景陵。王山陰。同時諸公。後賢又皆先生所不及見。雖鴻文日新。皆不敢妄有所增。故曰志鈔。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倘有掛漏。猶望指南。

一名山記不比廣輿一統諸書。蓋彼貴方名古蹟。在在不遺。此則遊歷所至。境與意會。人自爲文。至賦頌詩歌。體裁各別。概置不錄。若夫山程津逮。尙有山川指掌圖一書。嗣出以備觀考。

一書之有鈔。取簡便也。但遊記之有選。亦貴作者窮幽歷險。斯能使閱者耳目一新。是編於王本中。存其所習見者。什之一二。人所不經見者。什之八九。非敢謂山川面目。從我而開。庶幾片言居要。山靈知我。

西村吳秋士在涇識

名山圖。規模仿自舊志。而傳神點綴。係集一時名流勝友。共相藻繪。各臻其妙。雖尺幅之中。僅存大概。而披閱之餘。亦足爲臥遊之一助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仲冬襟霞閣主人重刊

天下名山圖 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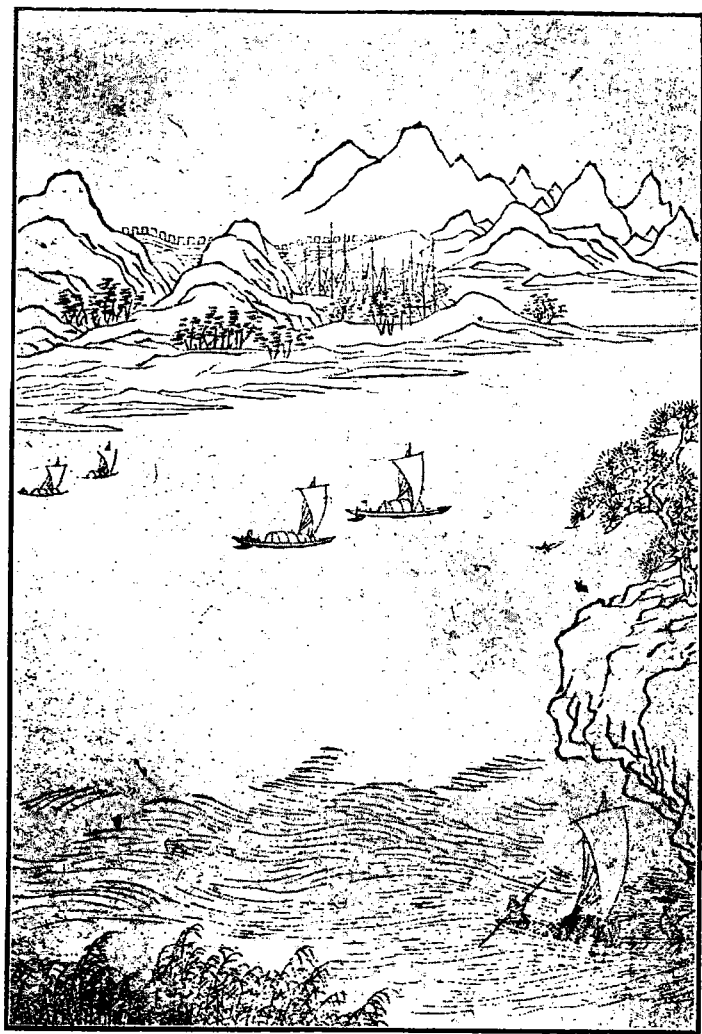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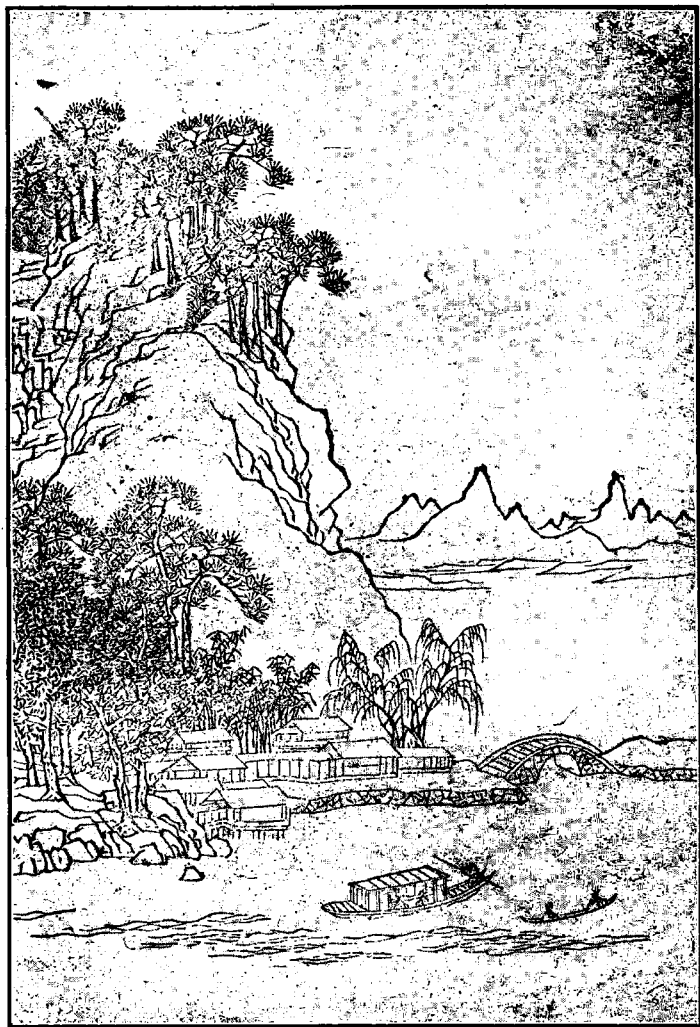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燕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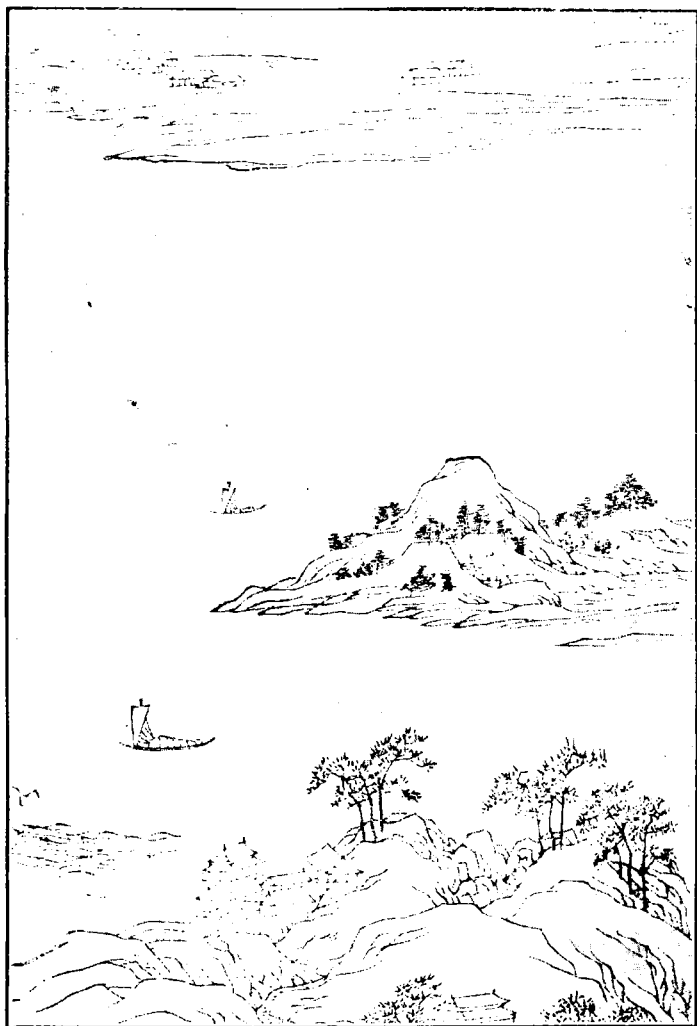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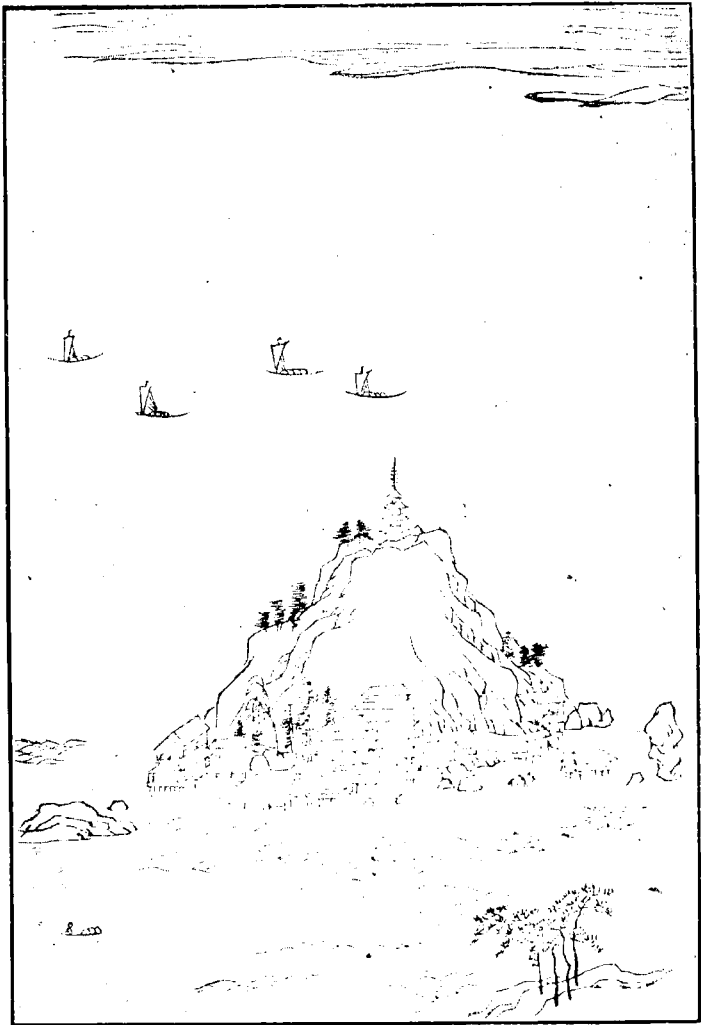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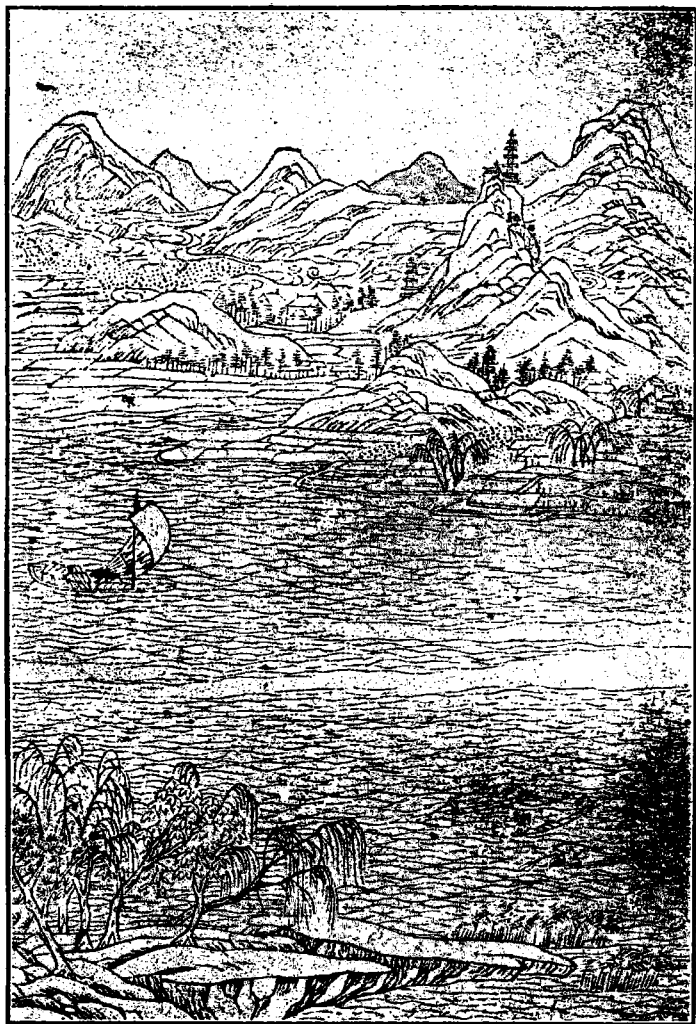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虎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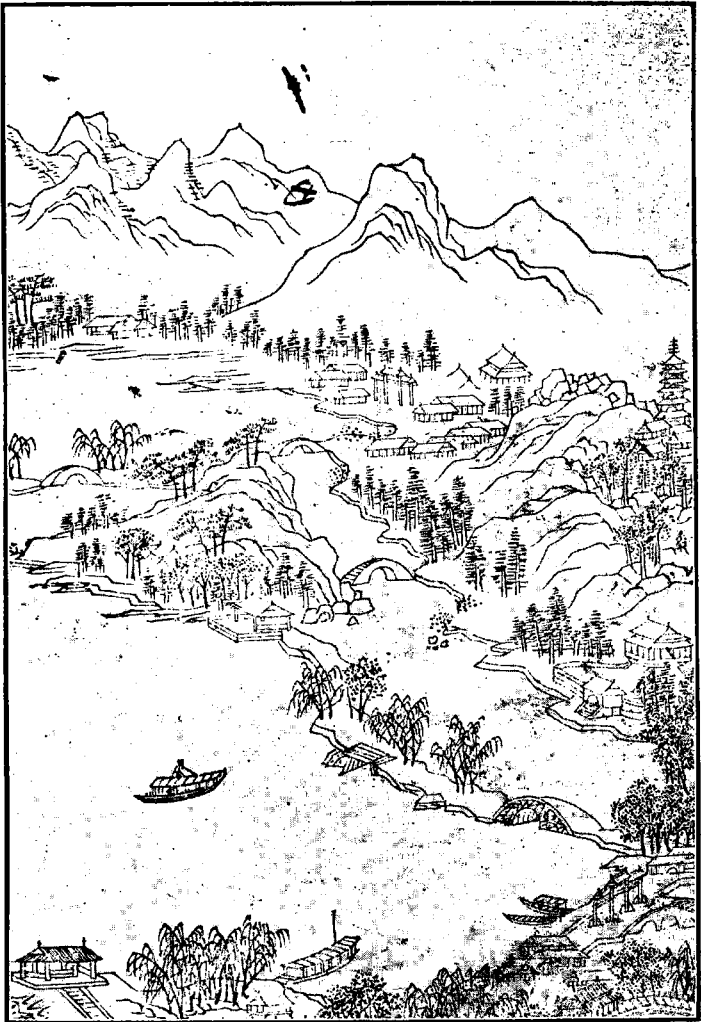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金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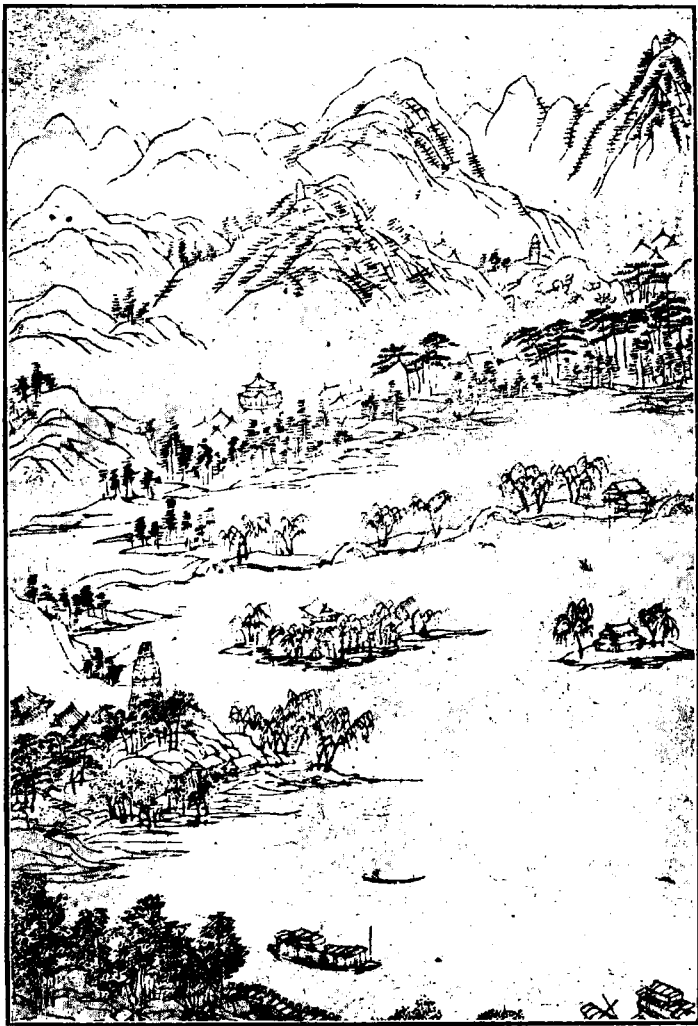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西湖



天下名山圖 西湖







天下名山圖 雁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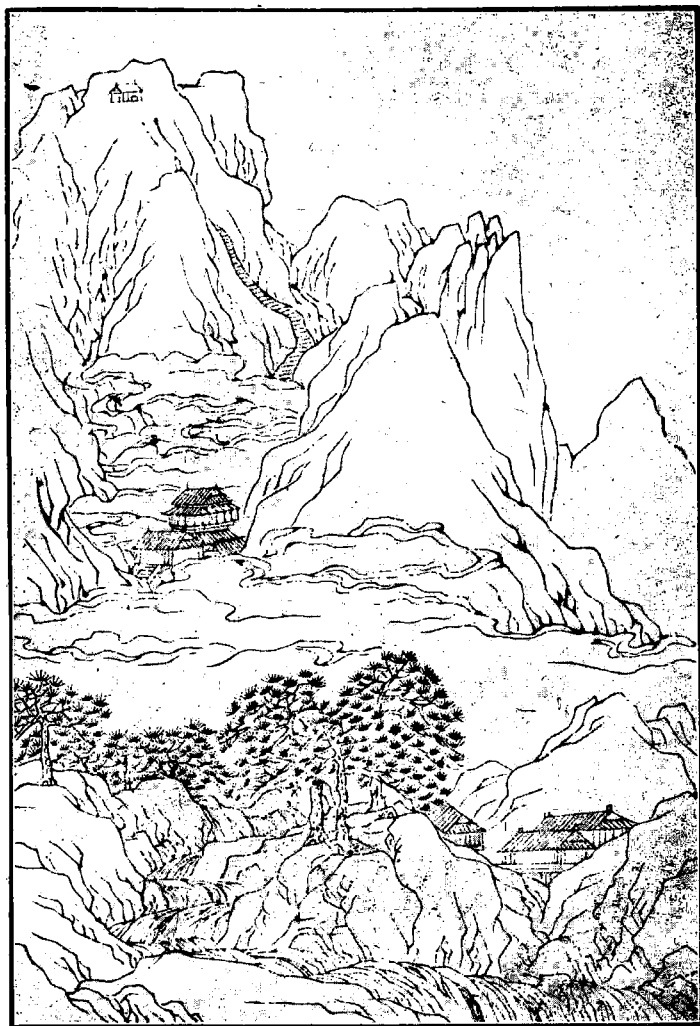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雁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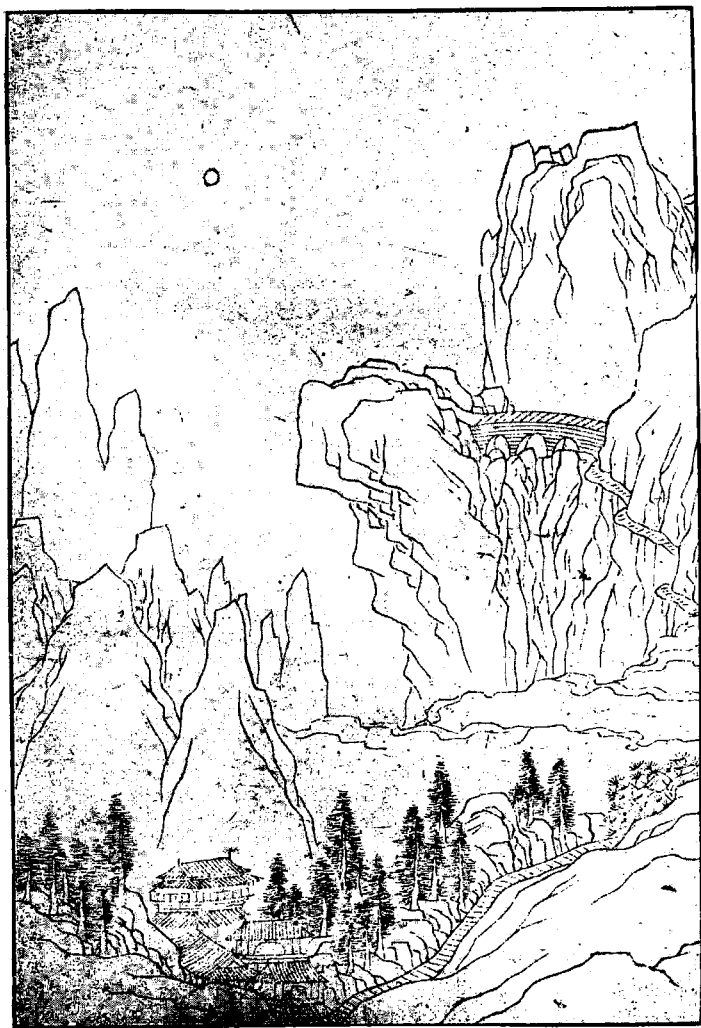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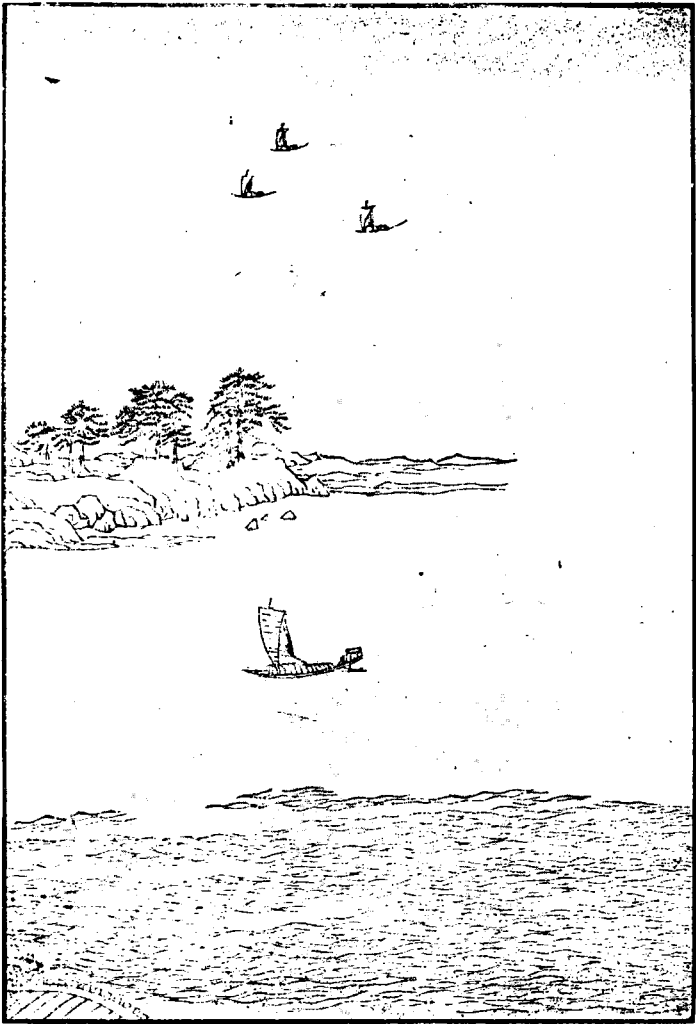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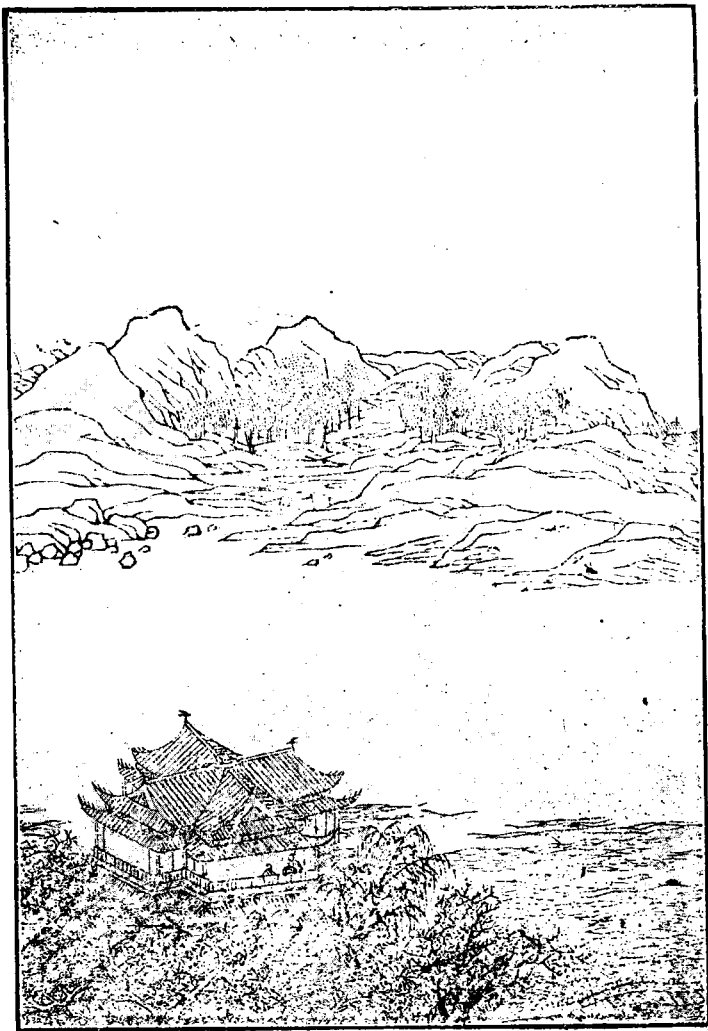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衡岳



天下名山圖 岳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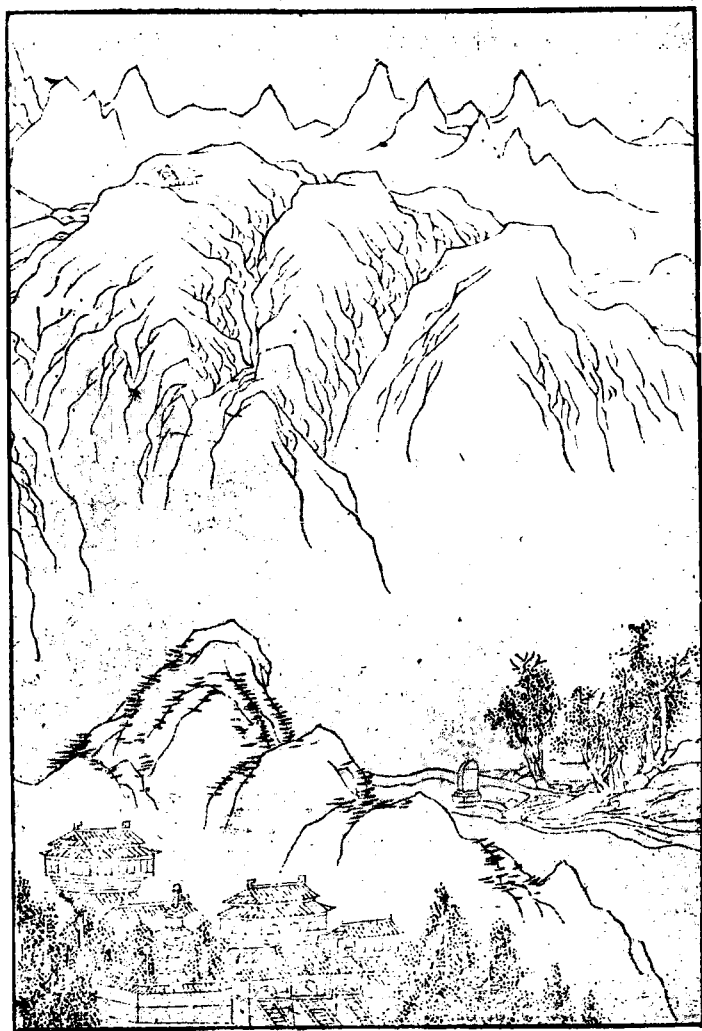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岳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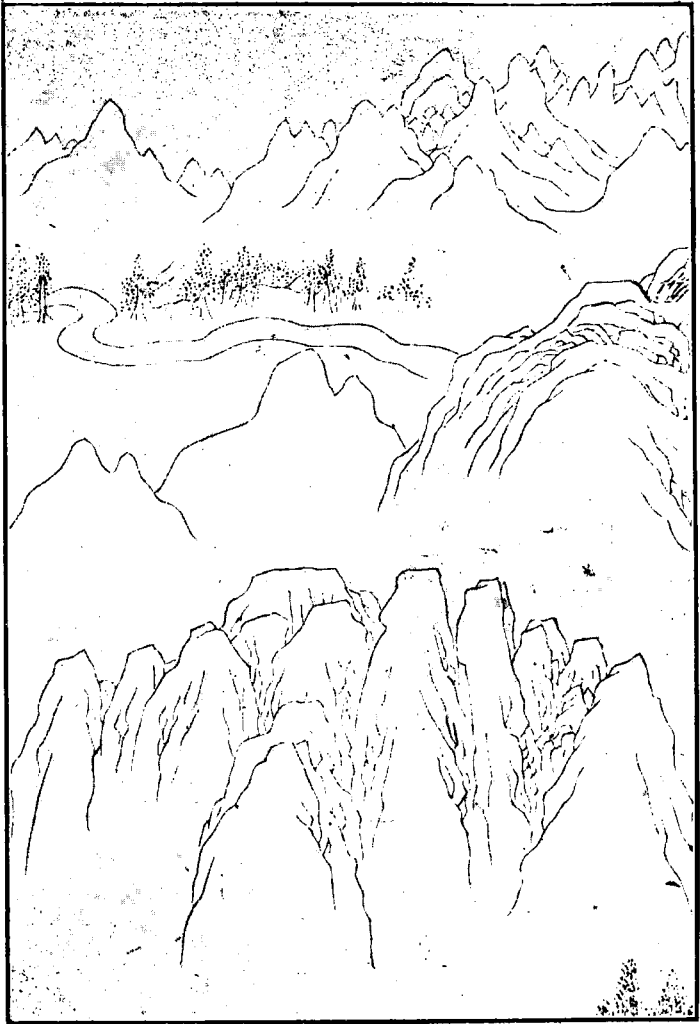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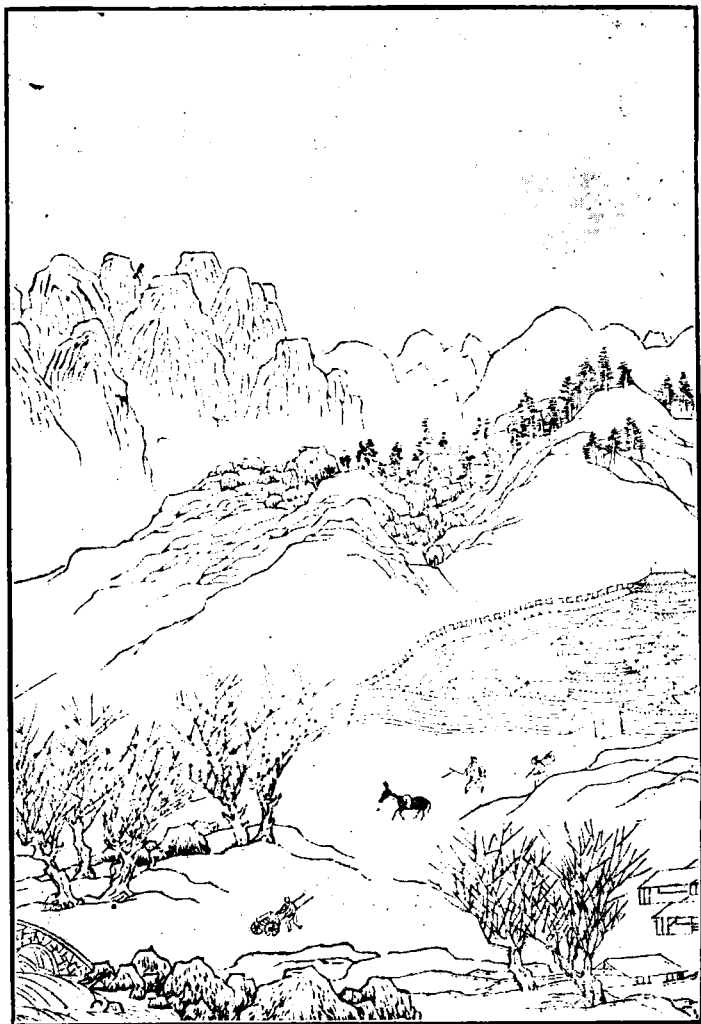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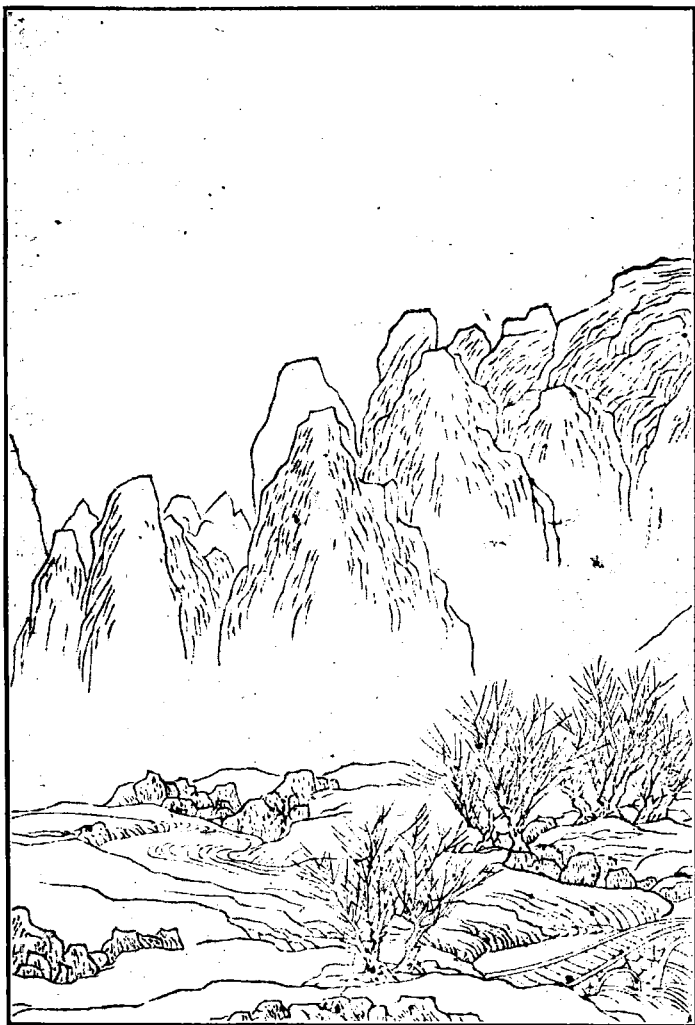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嵩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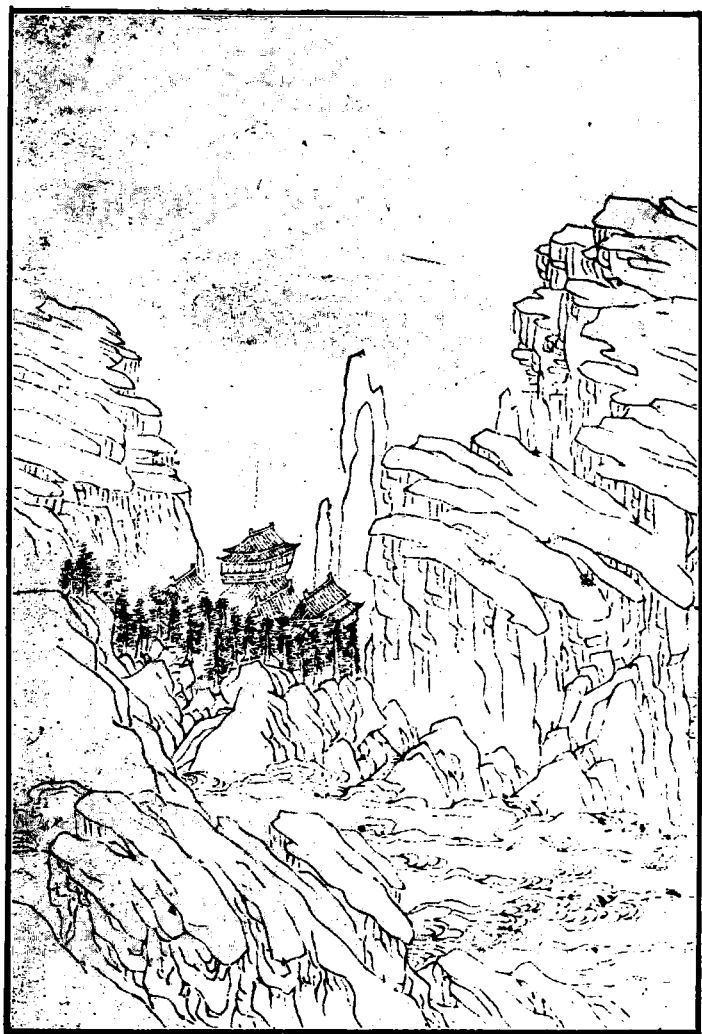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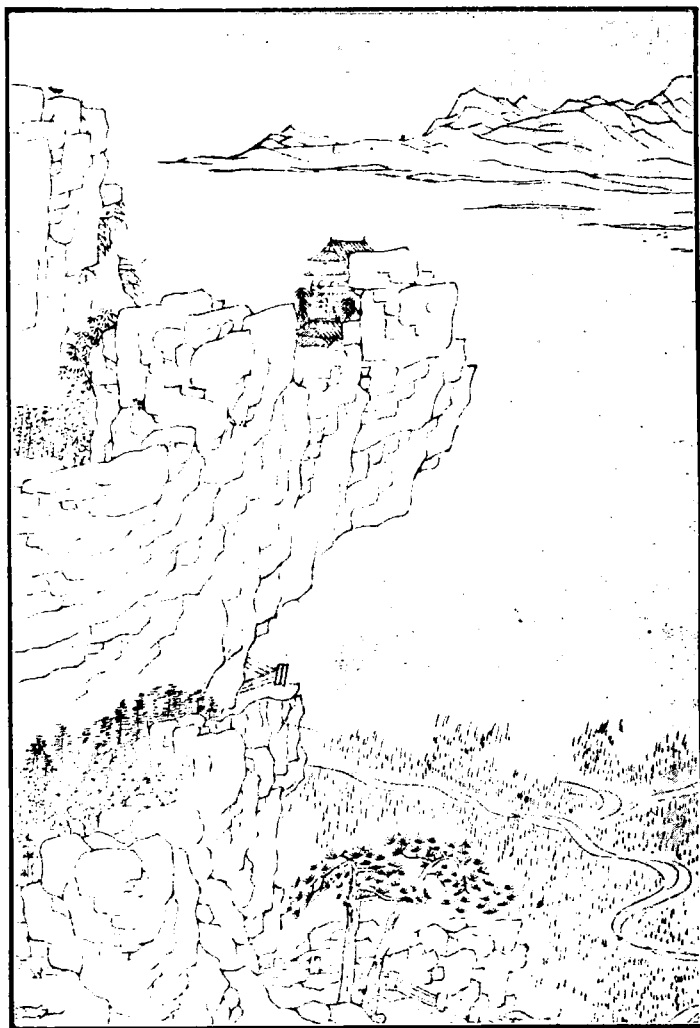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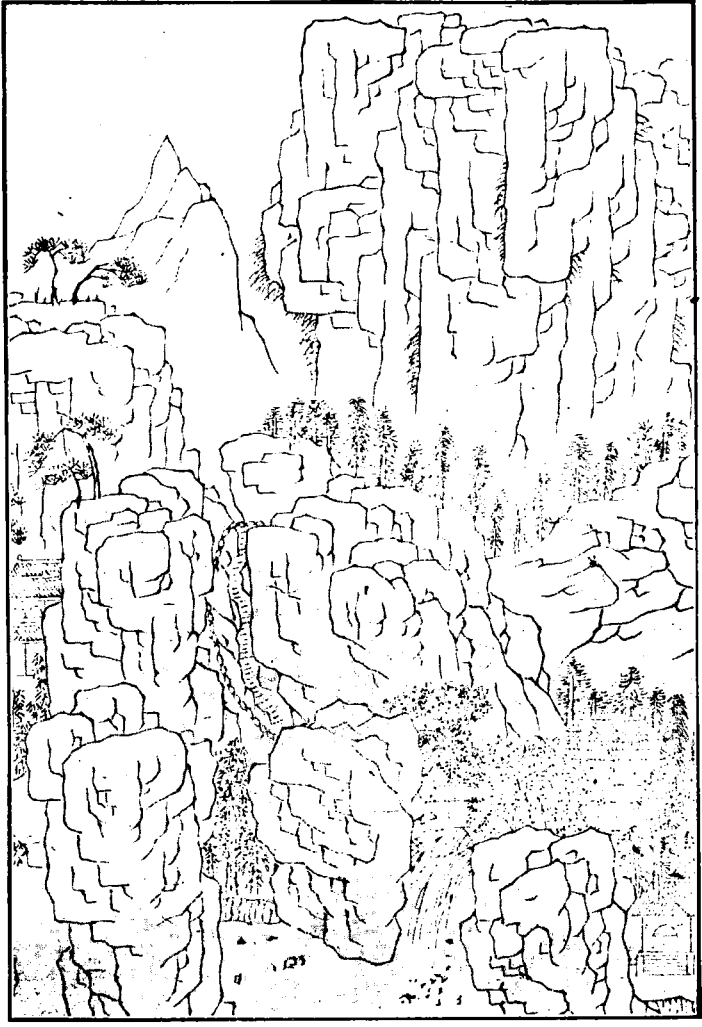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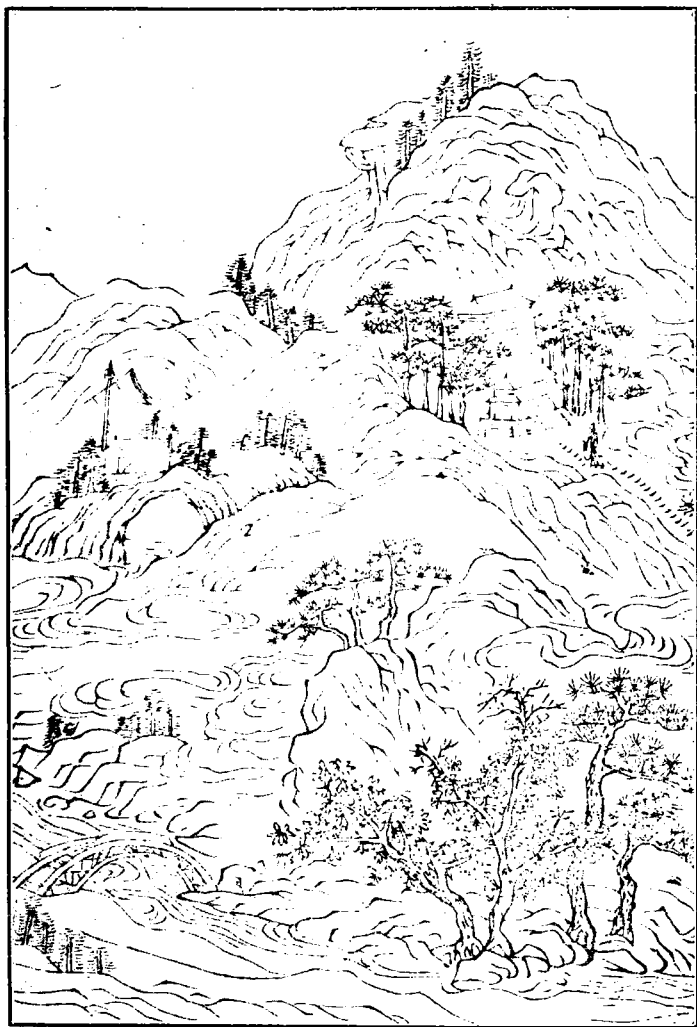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華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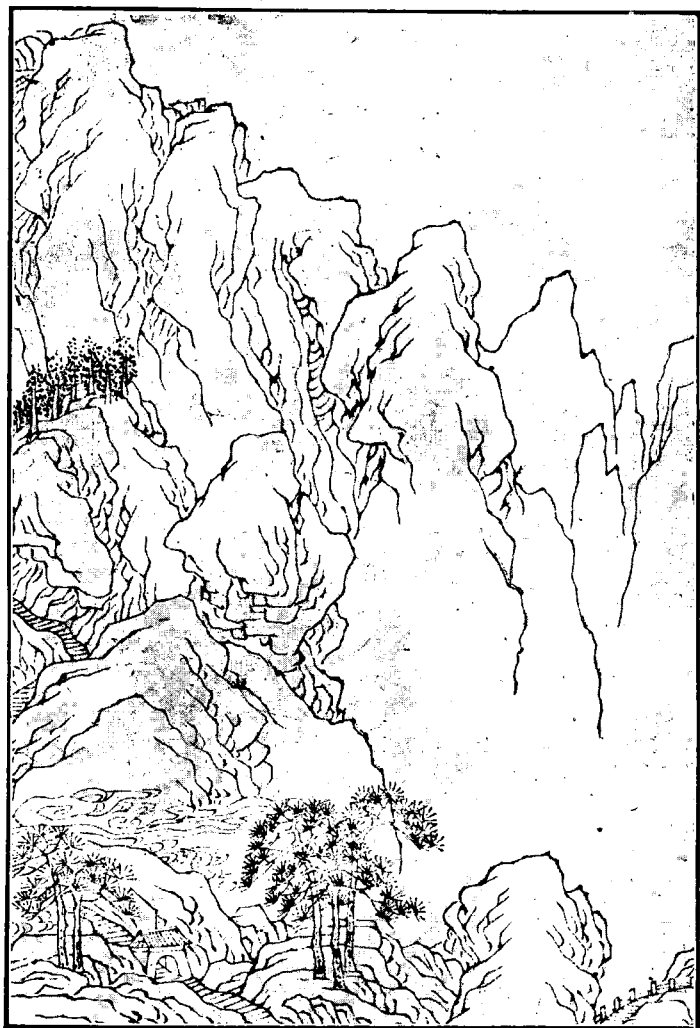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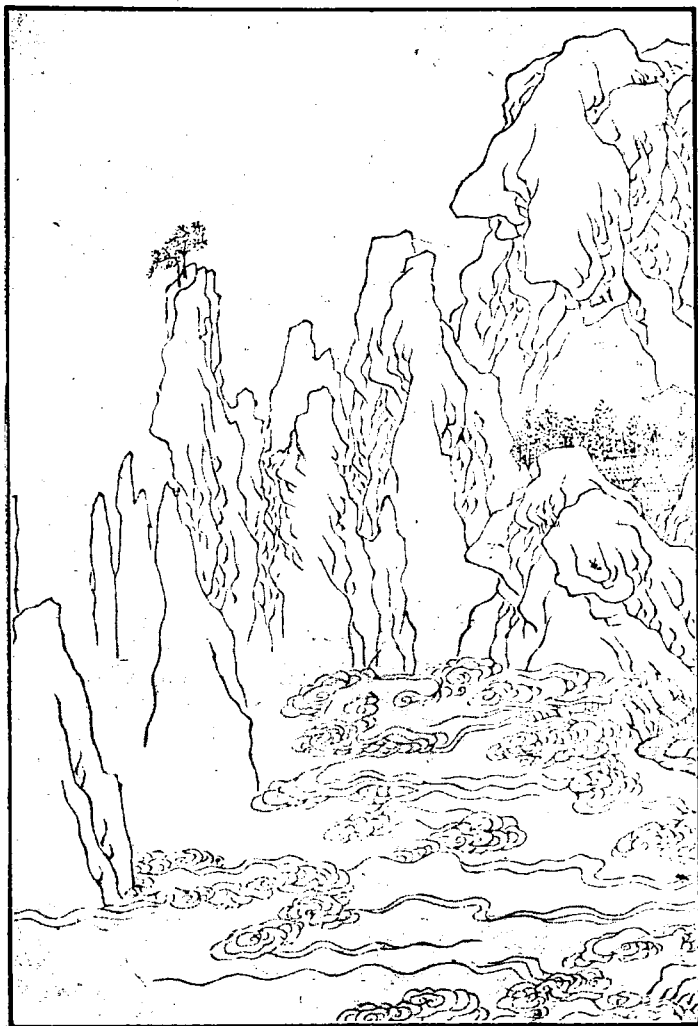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三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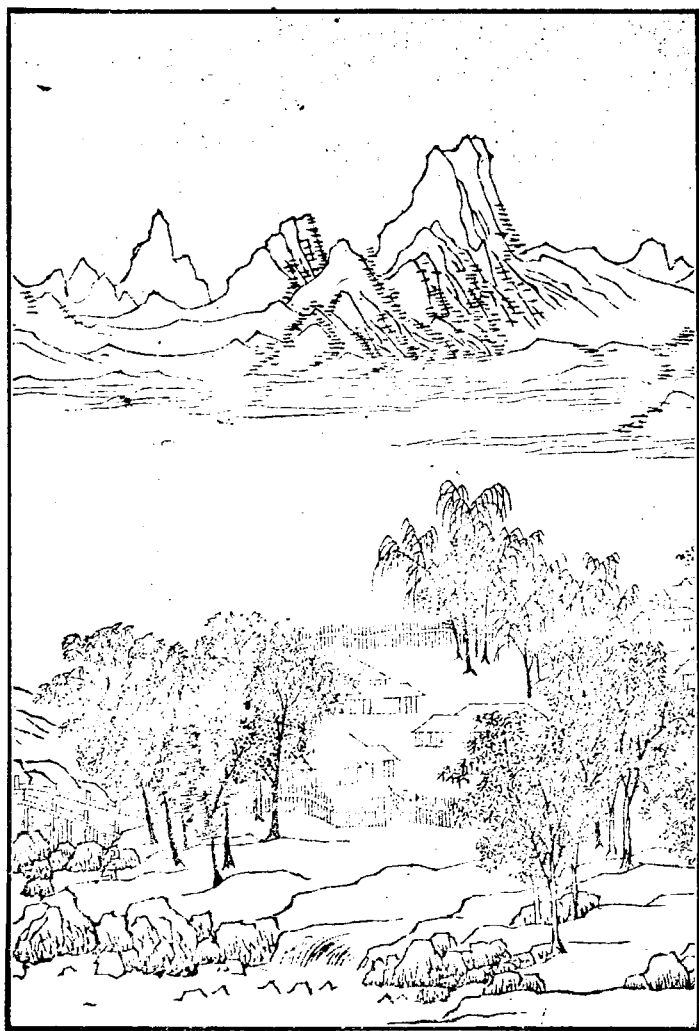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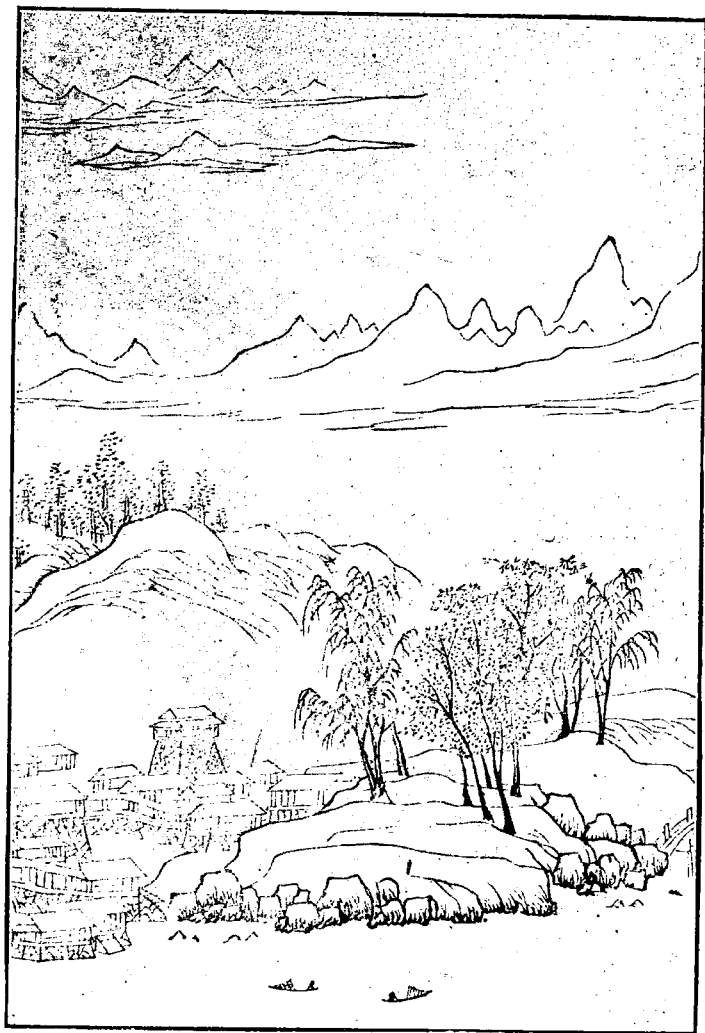


天下名山圖 泰岳





天下名山圖 木蘭陂



巫山奇遇



坊間從未刊過：獨一孤本。

明版原刻精印：精緻絕倫。

古本風情小說精印一冊有原插圖實售洋四角

(上海中央書店總發行)

天下名山遊記目錄

直隸

賜遊西苑記

遊西山記

遊房山記

遊東山記

遊香山記

遊盤山記

遊黃金臺記

遊梁氏園記

記居庸關

李賢

喬宇

曹學佺

王憚

王衡

袁宏道

鍾芳

劉定之

蔣一葵

霸水記

渾河記

桑乾河記

蘆溝河記

經清河

記黃花鎮

碣石山注

江南

金陵遊記

遊牛首山記

葉盛

王萱

蔣一葵

蔣一葵

蔣一葵

蔣一葵

鄺道元

王叔承

都穆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遊觀音崖記

都穆

遊齊雲山記

程敏政

遊燕子磯記

宗臣

遊齊山華蓋洞記

雷達

六朝事迹

張敦頤

遊九華山記

王思任

畫江行小記

楊文驄

望九華

王十朋

遊茅山記

都穆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遊桓山記

蘇軾

遊雲龍山記

都穆

牛渚山記

陸游

菱溪石記

歐陽修

醒心亭記

曾鞏

遊子房山記

王思任

遊黃山記

汪澤民

遊金山記

王思任

遊黃山記

黃汝亨

遊焦山記

王思任

海子記

湯賓尹

遊北固山記

王思任

遊黃山紀略

方士翌

遊焦山小記

李流芳

望江記

李默

題西湖臥遊冊

李流芳

虎丘

李流芳

上天竺復菴記

陸游

寶巖記

袁宏道

遊龍井記

程端明

東門觀桃花記

王衡

發硃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俊

遊洞庭山記

王思任

重修湖心亭記

韓敬

梅花墅記

鍾惺

越中雜記

袁宏道

遊慧山寺記

陸羽

遊禹穴記

鄭善夫

浙江

記蘇堤始末

楊慎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湖山小記

蕭士偉

遊五洩山水志

宋濂

西湖遊記

尹伸

桐溪注

謝翱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穀水注

鄭道元

遊五亭記

白居易

東目紀略

馮夢禎

西目紀略

馮夢禎

天目遊記

袁宏道

遊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趙孟頫

遊白雲峰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劉基

石門洞記

劉涇

赤松觀石羊記

謝翱

月泉遊記

謝翱

長嘯山遊記

王柏

鹿田聽雨記

謝翱

劉阮洞記

鄭志道

中山草堂記

方孝孺

清泉山記

方孝孺

天姥山

王思任

孤嶼

王思任

小洋

王思任

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雁蕩山記

王思任

江西

孺子祠堂記

曾鞏

武功山記

李廉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遊小孤山記

陸游

遊廬山記

王廷珪

遊文山觀大水記

文天祥

遊東林記

姜輅

遊鄒家山記

徐世傳

遊廬山記

李夢陽

擬峴臺記

曾鞏

廬山臥龍庵記

朱熹

春浮園記

蕭士瑋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遊石籠記

王嚮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遊窪泉記

劉楚

入東林寺記

袁宏道

記柴桑

何璧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袁宏道

遊西山錄

周必大

石門澗記

周景式

遊龍虎山記

陸九淵

石鐘山記

蘇軾

遊麻姑山記

伍餘福

鄱陽山水記

孫仲益

遊洪崖記

徐世傳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遊金精山記

曾元一

湖廣

遊武昌東山記

楊士奇

楚小志

錢希言

楚四樓詠引

袁宏道

石鼓山記

范成大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記愚谿

王恂

登南樓記

陸游

遊朝陽巖記

元結

遊朝陽巖記

六

仲宣樓記

王世貞

雪山冰井記

吳國倫

浮渡石記

劉醇驥

大酉洞記

王世隆

遊岳陽洞庭記

高崑

宕山記

胥文相

泛沔州郎官湖

李白

蓼遊記

尹伸

金剛臺女寨記

張縉彥

參話

楊鶴

沅水注

鄺道元

遊兜率巖記

玄嶽記

遊南嶽記

遊玄嶽記

遊太和山記

太和山後記

河南

遊梁記

遊蘇門山百泉記

登嵩山記

嵩遊記一

宋謝巖

袁中道

譚元春

譚元春

王世貞

任道昆

嵩遊記二

嵩遊記三

太行山記

遊百泉記

平泉草木記跋

濟源池

王屋山記

遊伊闕記

山東

東遊記

泰山記

袁宏道

袁宏道

唐樞

張縉彥

葉夢得

李濂

李濂

都穆

楊奐

王思任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遊歷下諸勝記

王思任

孔林記

王思任

岱記

鍾惺

鄒驪山記

劉美之

謁闕里記

舒芬

汶水注

鄭道元

勞山記

高岫

山西

遊五臺山記

王思任

恆山

喬宇

雁門山

喬宇

五臺山

喬宇

霍山

喬宇

龍門山

喬宇

晉祠

喬宇

汾陽祠

喬宇

鼓塋泉

喬宇

燁陀源

喬宇

姑射山

喬宇

遊砥柱記

都穆

龍門山記

呂柟

王官谷記

呂柟

陝西

遊漢坡記

劉士龍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遊終南山記

都穆

遊九龍潭宴別序

張說

華山記

袁宏道

華山後記

袁宏道

華山別記

袁宏道

遊玉華山記

張岷

棧道銘

歐陽詹

黃河源考

楊慎

福建

金溪遊記

王慎中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武夷遊記

吳拭

武夷山記

黃仲昭

遊武夷山記

鍾惺

遊滴水巖記

宗臣

游天游峰記

楊應詔

道山亭記

曾鞏

廣東

遊西樵山記

湛若水

羅浮指掌圖記

郝師正

天下名山遊記 目錄

碧落洞記

王陶

五嶺記

曹學佺

南海古蹟記

吳萊

廣西

羅秀山記

董傳策

桂林記

羅大經

桂海巖洞記

范成大

桂州營家洲亭記

柳宗元

隱山記

吳武陵

六硯記

韋宗卿

陽朔山水記

曹學佺

四川

峨眉山記

敖英

東屯高齋記

陸游

修覺山

鍾惺

度索尋樵說

楊慎

八陣圖記

楊慎

浣花草堂記

陳文燭

蜀川松菊亭記

黃廷堅

秋日宴山亭記

王勃

遊峨眉前記

尹伸

大江考

楊慎

三峽考

徐翹

雲南

山川志

楊慎

石門山記

李元陽

花甸記

李元陽

遊點蒼山記

楊慎

貴州

貴陽山泉志

慎蒙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直隸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榦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莖山峯。嶙峋翠嶺。俯瞰池波。蕩漾澄徹。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

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蟲鼠齧齧。藓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蒼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由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縹。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

最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旋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平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醇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遊西山記

喬宇

都城之西。有山焉。蜿蜒磅礴。首太行。尾居庸。東向而北繞。實京師雄觀也。予自童時。嘗嬉遊其勝。比長登仕。身繫于公。無因而遂者屢矣。今年九月七日。偶休暇。卽速二三友。連鑣出阜城門。指山以望。則烟霏杳靄。近遠參差。舊路恍然如夢。緣溪而北。境漸開豁。梵寺仙宮。盤列掩映。廊簷臺榭之覆壓。丹雘金碧之煒。

煌殆不可數計。又二十里爲西湖。卽玉泉所蓄者。右侵岡岐。混漾一碧。堤之東。則稻畦千畝。接于甕山之麓。上有寺。曰圓淨。因巖而構。甃爲石磴數尋。遊者必拾級聚足以上。絕頂有屋。曰雪洞。俯面西湖之曲。由中而瞰。曠焉茫焉。如駕遠翻。凌長空。予與客浩歌長吟。舉酒相屬。時天高氣清。木葉盡下。平田遠村。綿亘無際。雖不出咫尺之間。而騁眺于數百里之外。羣峯拱乎北。衆水宗乎東。盪胸釋形。將與寥廓者會。已而客進曰。此地美矣。西山之勝。恐未止如是。夫登高不躡其巔。池深不窮其源。要非好奇者。于是復命駕西往。踏長橋。渡盤渦。又五里。抵玉泉山。山下泉出如沸。有亭爲宣皇駐蹕之所。瀆爲池。清可鑒毫髮。扣之而金石鳴。灑之而風雨至。其龍愈遠。其勢愈冲。瀾瀾瀾。所謂西湖之源也。岸則檜柏松杉之蔭鬱。洲則芰蒲菱苳之偃敷。幽龕古洞。行宮荒臺。又爭奇獻秀于左右。予乃踞大石。濯清流。頽乎其旣醉。浩乎其忘歸。不知世間何物可以易此樂也。夫西山之勝。雖非一日所周。然甕山之高曠。玉泉之幽邃。其大率已得之矣。抑何必陟噴坑。披蒙翳。如鄧說之數月山行者。然後爲快耶。且茲山自唐虞以來。下上數千年。或爲列國。或爲名藩。或割據于英雄。或侵併于夷狄。咸未有大

一統如今日者。豈天固遺之。以壯我國家哉。

遊房山記

曹學佺

萬曆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燈市。因與陳參軍道源。出盧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早間。千百成羣。觀聽喧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相弔也。夜始抵縣。路迷無人可問。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訖間行。斗大一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是去京華未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有三四人。酒酣擊鼓。歌唱于市。以爲狂。忽覩客。詫異目攝之。予亦趣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有虎飼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觸其怒。必震起。予相顧咋舌。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明日。問入山之徑。無人知者。有老叟傭于寺。願爲向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人屋上結茅。蓋以石皮。冰溜掛簷間不絕。澗邊有殘冰。馬嚙之解饑渴。無賣漿之家。馬上食所攜餅餌而已。孤山口始有一翁。迎客入。致敬敘杯酒。聚村人看之。過則崇山如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踐苔捫蘿。乃至山麓。有一菴焉。爲諸峯

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客始休車馬。結束以入。亂山巉巖。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卽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半跬。高數百磴。左右兩鐵。恒長百尺。山巔下垂。陟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迫無極之巖。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橫稠疊。處于懸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獨上方寺正中。如負展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旁有兩澗流下。聞而不見水。其上有冰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連巖層陰。雪堆未化。獨有古柏青青。龍蟠虬舞。出雪之上。其巖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燕壘。澗下有泉。深三尺。廣倍之。面一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盡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山卽名斗泉也。山下有洞。尙隔一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達洞。然人必自其上。行必徑前峯。孤圓突兀。形如摘星。堊之甚憚。陟亦可至。峯半可頤諸菴。巔亦劣平。尙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爲窟。石床茹扉可掬。爲容資茗。初不得水。以葫蘆係腰。至洞裏取水。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爲炬。鱗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卽黯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竇。圍可

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匐。束身蛇行。卽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燎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于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前人背。丈餘復空闊。但霧氣蒼塞。履滑衣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尙不窮。云過此無奇。興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剷爲琉璃。踰寸明徹。其境之最著者。曰蓮華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巖畔。眉修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鍾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森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橋。跨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檐。從頂倒懸。縹渺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若隔世。驚喜異常。明曰下山。復從孤山口支徑。之小西天。小西天者。卽石經寺也。寺在絕頂。天然成洞。洞藏石經。故云。其東西兩峪。俱有寺。兩寺若張翼然。由寺至頂。尙五里而遙。無不因山爲徑矣。山腰有亭。又有石井。上之爲洞者二。又上之爲洞

者二。其東爲小洞者一。祠火龍。竈而鑿。有泉孺孺出。西折而上。又爲洞者一。再西爲大洞者一。卽石經堂也。形方如矩。平視如幔頂。中奉金身如來。修丈餘。跣而端立。足踏石板。下藏玉匣金瓶。貯舍利三顆。東北壁上。嵌法華石經一部。西壁爲雜編。有白石柱。以豎四隅。若撐其頂。洞之底。復有二洞。不可測識。總之。七洞皆藏石經也。石經版約方三四尺。層累相承。以洞口窺之。有煖氣襲人。但石扉封固。不可開。開則有風雷之變。攻碑記。自北齊至隋。有沙門靜琬。發願刻十二部經。藏之此山。後其徒續成之。歷唐宋鑿金。功始成。其半在石洞。半在西峪之寺塔。噫。真希有之事哉。

遊東山記

王。憚。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予按部黎陽。膏樹連朝。明日。夏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伾堆阜。景明風澹。晝如也。拉友人宋祺。泊諸屬吏。囊筆載酒。來遊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阻。抵岳祠上。旣祝香。步上中層。至縹鴉亭址。讀刺史邊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勢夷衍。卽李魏公中帳。蓋亓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

壇爾。東北行百步。陰崖崎嶇。扶掖而下。憩龍竇巖上。少焉。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若螺殼然。鑿頂而去。窈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缶口。真噫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和以侯爵錫之。不幾于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勒。莫象具鑄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爲高齊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旣已。與客連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牽城。登紫金山。觀仙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苔昏雨溜。斐華漬裂。誠若辟續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黥刻幾滿。皆奇筆也。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旁勒建安人徐閔中泉眼銘。雨薛糝糊。略辨首尾。於是躋巖會勝。主人取軟腳例。開樽連酌。觴詠纒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頓之勞也。旣而寒日下。悲風來。逕北麓。穿蒼城。按觀隋唐廩制。未刻。入自北門。晏羣賓于清白堂。酒數行。張鄭諸君舉觴囑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融。盍簪而來。似非偶然。第遷變已來。三山濯濯。等爲丘垤。其能極宣城之賞。當子長之遊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

公一登而名垂宇宙。况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關河大地。形勝依然。斯行也。垂橐偕來。翻載而去。幸吾子筆之。歸爲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筵名其間。爲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逋客迴俗駕。幾何不爲疊嶂攢譏。山林見謝也耶。

遊香山記

王衡

丁亥春三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事所迫。不頓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遊。六月十日。偕汝增。懋錫。季梁。各跨一蹇。出高粱橋。轉而北。楊柳行植者三。余從中央水次行。以取涼。城堞寺角。時時與繁陰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堤。爲西湖。湖在堤以左。蓋芙蕖菱芡之藪。堤右則皆秫田豆場。長楊左右障之。時荷花已開。甚纖縵紛敷。淺深在水。植者如翹髻。偃者如羞粧。菱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鬚甲顛倒。好風將百和香來。余急披鞍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鶯花菜麥田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魚。鷗鷺鶻鷂之屬。下上曠魚。低飛淺踏。花枝顛顛然。香且不風。

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潭爲龍潭。又一里許。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培塿耳。而土紋隱起。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縮泉而亭之。曰望湖亭。水眼噓泡。鱗鱗若飛星之相追。其東爲華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羅髮。使得美篠覆之。豈令人痛憶玉女潭耶。出送晚霞。而歸宿于山之深翠中。明日。渡兩石橋。循溪轉。蔭于臥佛寺娑羅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聽泉亭。上余公墳。余公蓋先朝貴璫。彼輩世修其事。以不勞廢。宋司馬石槲。任女好爲之耳。獨奈何構泉斲石。動至束花礙草。爲勝地作祟也。殿前石池一。而橋縮爲二。中蓄五色魚百千頭。余解衣盤礴坐。而施餅餌焉。嗟呶相呼。雲隊再捲。若爲魚麗以仰攻者。至香山。可一里。蹟路深曠。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篔者。曰怀憩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怀憩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遊焉。已乃過來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顧謂此地宜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短垣疎柏。不蔽外景。涓人糞白石爲階。其淨若拭。余歎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

斯丘矣。笑而出。莖之東壑中。鬱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果遊。歸待月於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俄而茂林延之。浮浮漾漾。若鑲玉葉置水銀池中。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淙泌。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楊籟風。犬吠鷓夏。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旣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炙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寥天中飛來。意樂甚。顧酒囊且空矣。滿傾而飲之。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觀所謂晏公堂。曹家廟者。無他佳。第白雲冒山腰。窺不百弓。幾可手拈。而隔谷。模人聞。絕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當一奇耳。下十餘里。渡佳樹流水。而玉泉之厓始見。望西山。層巒建岑。絳宮縹瓦。隨雲光日影以幻奇。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山矣。及湖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遜不如。而菡萏或過之。因與二子作妄想。若斬菰蘆。開陂隄。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

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以予株坐此中。如春時不解鞍之遊。嗅殘花數瓣。亦自謂爽然。視斯遊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於茲遊有專記。而前所過人山頭者。巨石怒撐。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額。其勝亦不可沒也。因附志於此。

遊盤山記

袁宏道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熊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挾石鱗出者。嶽崎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仄焉。若半圯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夭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鬪。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絳胸。稍沂而上。

躡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旋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曲筍。銳而規。上爲窄渚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雲抹海。住足不得。夕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關。從髻石取道。闊以掌。山石礙右臂。左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險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枰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拌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甚闊。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卽山行道也。僧乃跣。蛇矯而登。下布以縋。健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外故。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寐可憑。

坐可茵。聞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頂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爲七月朔。數得十偕遊者。曰蘇簪夫。小修。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於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西卿也。

登黃金臺記

鍾芳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黃金臺。偕往視之。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無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應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猶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

尙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於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昏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州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夭。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爲難。而士所以恆若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遊梁氏園記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簾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繞部屬。

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薺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苑陽薺鎮。安史反後。改各盧龍。而所治幽州薺縣不設。今移薺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薺在此也。得非唐薺鎮舊城乎。稽諸史志。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甃皆爲人取去。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掛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滑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劓甃窟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葬埋哭泣。引拂掩袂焉。因其頽垣墮墻。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藪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據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像在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

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記居庸關

蔣一葵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卽今居庸關。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陸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陁。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隘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陁也。余秋高過此。意氣悲壯。居庸關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數倍。岡坡漫衍。可容萬騎。敵若據山。則我師不敢登城。又北門外卽閱武場。登場而望。舉城中無遁情。均不可不慮者。

霸水記

葉盛

霸故苦多水。而文安形如釜底。尤爲諸水所匯。其范家口會同河。與栲栲圈新挑河。各東西相去。約二十餘里。北岸屬霸州。南岸屬文安。各築高堤。文安約六七十里。霸州約五六十里。屹如長城。累年有秋。實賴於此。但築堤愈高。壅水愈

甚。故議者謂京師之南。水害霸州文安阻之。堤固當築。水亦當疏也。霸屬古廣陵。風物幽清。誠形勝之地。

渾河記

王。萱。

渾河。卽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爲渾河。渾河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謂黑爲盧）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黃河。跨河板橋甚欹。行者率猿臂度。毛骨盡疎。萬曆戊子秋。九月十六日。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趨。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漢。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知。因勅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桑乾河記

蔣。一。葵。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瀑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井州是故鄉。卽此。渡桑乾。卽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

盧溝河記

蔣一葵

盧溝水。東南流。分爲二派。東經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南經固安。至武清小直沽入海。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淼淼。爲京師入景之一。曰盧溝曉月。

盧溝河。金時呼黑水河。橋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本朝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爲獅形。凡一百狀。數之。輒隱其一。

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度王家嶺。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繡。勢如游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蔥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經清河

蔣一葵

仙都城德勝門二十里。爲清河。距昌平川五十里。以水清冽。故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爲沙河。經順義。會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劉尙書龍過清河時。微雨初霽。車塵不起。望昌平諸山。若美人新沐。雲鬢翠髻。環列天際。

記黃花鎮

蔣一葵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鼯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爲糧。于穴中作歧冗貯之。若倉困然。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于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實。牝牡皆考。厓樹枝。懸死若旌。鎮將閱之。爲禁甚厲。然不能止。

碣石山注

鄭道元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莖巨

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壩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礪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其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今猶岌岌東趨。疑卽是也。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邨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江南

金陵遊記

王叔承

雞鳴山。在都城內隅。帝王功臣等十廟。渾儀臺麗焉。廟貌儀器數十。皆瑰瑋奇觀已。山半有憑虛閣。受遠近山。禁城宮殿。官署民居。如雲苑園樹出沒。目眦可羅。置掌可列。而萬山屏障森開也。出太平門而北。曰太平堤。長可三四里。闊丈有咫。高倍之。修木陰陰夾道。門左城麓瞰湖。城堞右被山脊。山卽紫金山。孝陵所奠。一曰蔣山。諸葛氏所謂鍾山龍蟠者是也。鍾山順堤而拱東北。林樾蒼鬱。中抱蓮池禾田田舍。湖曰玄武。西擁堤岸。中有小城廡宇。係國家藏圖籍所。湖際多蓮山。環合其一面。蓮花百頃。時紅碧傾墮。嫣然作秋態。如漢宮晚妝。爲遊觀音菴首途。一勝云。觀音巖。在觀音門外。門嵌入山闕。自山闕左折。由石徑抵

寺。徑有小山。中闢如門。昔達磨祖折蘆渡江時。梁武遣使策驢追之。至此兩峯忽合。而驟夾驟不得前。命曰夾驢峯。自峯而下。緣山根水涯爲徑。由徑登石臺。臺之西最高者。曰觀音閣。朱閣懸空而構。大柱插入江際。面江背崖。崖石斷斷。銜閣。閣中石半侵佛背。江帆亂走閣下。隔江遙山。橫翠千里。一杯在手。覺憑欄之非我矣。自崖道舊徑。踰橋而西。數百步。至燕子磯。孤岑突立江上。崖之脈分勝也。鐵鎖貫足。江水抱其三面。一二亭表之。巔之亭最可憑望。去亭百步。有飛崖俯江。俯身巖上。攀木垂首而視。風濤舟楫。隱隱其下也。磯崖之下。多漁人設罾。或依沙洲石巖爲舍。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山罅。或就崖樹下懸居。或將魚蟹向客賣。換青錢。或就墟換酒竟去。悠悠天地。此何人哉。紫金之陽。瞻孝陵而南。得靈谷寺。其徑萬松林交蔭。可五里所。寺背峭壁。迴抱如城。有琵琶街。卽梁昭明讀書處。蓋街下多壘甕。人鼓掌。則聲應如彈絲。因名。有胡僧入功德水。有誌公禪師塔。塔爲國初時所建。事詳別傳。有吳偉畫壁。有鹿千百成羣。戲遊草莽。或穿入僧舍。與遊客相狎逐。其懸銅牌者。蓋高帝時所蓄矣。南出聚寶門。可四十里。抵牛首山。雙峯轟天。遙見亭榭綴嵌石壁。從平徑逶迤而上。峯首寺曰

弘覺門內石級。數丈峻立。命曰白雲梯。左右交覆。古松奇樹。蒼翠欲滴。盡梯左折。登七級浮圖。又上登觀音閣。則見淨圖之巔矣。歷峻級。再上兜率崖。倚空翠嶺。如壘如鑿。穿佛殿後。脫屣攀危石而上。曰舍身臺。圍可五尺。小石塔立焉。塔旁小樹。衣帶垂滿枝葉。蓋遊女子所繫。以代捨身。山之險。此其最者。出文殊洞。踰嶺至西峯。辟支洞。洞有隙通明。大有文殊。其前。則辟支舍利子塔也。禪堂右室。閉其門。返昭曠浮圖影。從門隙倒掛佛案帷上。作金色。早時日從東來。又空影而黑也。石臺有銀杏。可三人圍。中枯如石。傍幹蜿蜒如龍。垂其陰。覆臺下石井。井曰虎跑泉。清冽並東。封白雲泉井。而白雲以大巖石垂覆焉。牛首南度三四嶺。可五里危磴。至獻花崖。穿石洞。緣藤蘿而上。登其頂。曰芙蓉閣。夫容掛崖際。崖益詭秀。如巨靈驅萬石至此。欲墜未墜者。相傳僧懶融講經於此。有百鳥獻花之異。而識者又以牛首爲天闕。不誣耳。報恩寺。浮圖九級。文石雕瓦。千奇萬麗。金碧燭霄。世所希並。雨花臺。卽童然高丘。而寥廓受景。爭勝鷄鳴。此亦牛首首途之勝也。客曰。觀音崖以江爲勝。其金焦下北固上邪。朱閣奇絕。則過金之江天。西湖縹渺。當伯仲玄武。而牛首之勝。亦吳越間宜有矣。余謂京師內城。

珠宮玉殿星列。碧柳千樹。鳴鶯好鳥。萬箇山泉。海鳥芙蓉萬頃。日暮水霞氤氳。鳧鷖鷗鷺。羣飛窈窕。絳衣仙佩。隱見其間。寶山玲瓏。橋如帶玉。此則南都未覩。若夫廣衢修巷。石甃如階。江潮通城。絲繡便利。市廛萬貨輻湊。空無遊塵。亦南中之絕也。然燕人好任俠。無賴悲歌。擊筑刺劍。慷慨趨死地無厭。卽姣好婦女。胡妝嗜猛酒。不自修檢。金陵多遊閒子弟。事浮靡。不力本業。女性纖媚。嬌聲好容。奔逐貴富。青樓女郎。錢妝墮髻。以雅淡爲韶麗。琴瑟歌舞。婉孌近人。習知文字。伎能稱絕。少年輩傾其裝。至死不惜。豈其遺風耶。然余嘗北登太行。望居庸。萬里碧天。天都拱衛。南浮龍江關。而下石頭山。因絕壁爲城。旁帶長江萬里。兩都雄勝。略相當矣。嗟乎。班孟堅其誰哉。是行也。蓋隆慶改元八月。爲祖道江滸。壯余行色者。曰周原李。胡原荆。同遊者。曰范仲昭。陸伯玉。或余兄伯熙。吳聘甫。或施沈二生。或范伯楨。嘗爲酒主。病不果從遊者。曰陳濟之。吳化甫。山不及遊而留之後者。曰鳳凰臺。曰栖霞寺。往返計二十六日。日飲名酒二尊。賦詩計二十四首。首篇則句曲道中。月下懷茅君也。

遊牛首山記

都穆

金陵多佳山。牛首爲最。山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雙峯並峙。若牛角然。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相導嘗指曰。此天闕也。後又名天闕山云。丁卯七月廿有三日。吏部主事顧華玉與予約。客戶部員外郎黃子和。朱升之。國學士陳魯南。而予兒元翁侍焉。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又南行十里。度嶺。又三里。抵山舍。西上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寺衆汲於此。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丈。午食畢。登浮圖。至其巔。有聯句詩。經修廊東行。緣石魚貫上。登觀音閣。憑闌俯視。第見浮圖之尖。再上。聞有捨身臺。及辟支佛足跡。以峻險不及觀。下至兜率巖。空洞上突出如屋。久之。至文殊洞。前有屋一楹。衆復聯詩書壁上。旣而登山之背。觀蕭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圖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記。不著撰人。中載誌公答宋明帝語云。昔辟

支佛冬居於此。其一乃如愚居士詞。絕類黃太史。居士殆隱逸之儔歟。西下經禪堂旁室。闔其門。有竅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掛佛案几上。不可曉也。夜晏方丈。予以倦睡去。衆作詩角險。至鷄號乃罷。二十四日早。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前却。時雲霧四興。遙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繚黃縈碧。如僧伽黎。予笑語三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五里至獻花巖。石益奇麗。中虛深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高僧懶融。嘗居其中。有百鳥獻花之異。巖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廢。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堅坐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巖。巖之南曰屯雲亭。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巖石。登其上。羣峯攢蹙。悉在目睫。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北下僧廬。其扁曰無邊風月。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是爲記。

遊觀音崖記

都穆

丁卯春。來官南都。地稱佳麗。凡山之近而可遊者。往往遊之。聞觀音巖屹然長江之上。爲天下絕景。獨以道遠不及登。九月甲子。工部司務錢君。邀余及兵馬

梅君。爲茲匪之遊。午至崖下。其陽有閣。駕空百尺。憑欄而眺。江之形勢。悉萃目前。舟楫往來。日過其下。俯可與語。誠亦奇矣。然予不能無感。夫江無心於舟楫也。而舟楫隨之。憧憧往來。大率皆名利之人。而隱者不與焉。人而曰隱。亦以身處江湖。愛其清曠而可樂也。今旣專於往來之人。則江湖爲名利之途。而塵壘交集。又何清曠之有哉。予是以知隱者之難得。而人心之易溺也。今以江言之。其濤浪之掀怒。龍魚之出沒。人鮮不懼。逐於利名者。獨易視之。以身試其不測。則江湖之險。雖能溺人之身。而利名之溺人。又有甚於江湖者矣。予與二君。身雖羈於簪黻。而興則在乎山水。夫山水之樂。未有易也。疾病患難。有遊而不可得。出而遊矣。風雨晦明。雖遊而不能樂。必暇而遊。遊而樂。又有如茲崖者。予輩得以觴咏其間。視人之冒險躁進。而以之爲戒。則茲遊之所得。可謂多矣。是用記之。

遊燕子磯記

宗臣

余讀金陵諸記。其東北蓋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余出參閩省。道金陵。與太醫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八

沈君並輿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清江道院。少憩。院人啓漢壽亭侯祠。由右扉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海闊。蓋前尙書湛公筆云。已前俯欄。則長江侵牖矣。又北。登祠謁侯。徘徊歎曰。此地非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羣豎。裸臥內風。惡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稍微矣。白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荆楚。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冠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丹之藥。沈君曰。天下豈有仙人哉。唯嗇氣蓄精。逍遙林壑。灑翰賦詩。圍棋賭墅。斯翩翩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天歎曰。仙乎。仙乎。吾將捨女。且卽女乎。侍者進餐。已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舟手操艇渡之。旣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最後大宮。面江背山。蓋卽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蓋懸江而過。下臨不測。仰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倒垂。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已又開酌。與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旣登輿。問曰。梅花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

之。余顧沈君歎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

六朝事迹

宮殿

張敦頤

吳孫權遷都建業。徙武昌宮儲材瓦。繕治太初宮。晉瑯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卽太初宮爲府舍。及卽帝位。稱爲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侈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稱爲建康宮。以此攻之。六代宮室門牆。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也。

石城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冶城

今天慶觀卽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爲名。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爍不利。遂移冶城於石頭城東。以其地爲園。

金城

金城。吳築。晉桓溫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臺城

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各建康宮。注。卽今之所謂臺城也。

白下

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瑯琊王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於此。因其舊名。曰白下。

朱雀門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對都城。相去六里。爲御道。夾御溝植柳其上。

真武湖

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巡繞殿後。窮極伎巧。本朝天禧四年。改爲放生池。今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後湖。見作大軍教場處。是也。

景陽樓

宋元嘉二十二年築。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

址尙存。

新亭

宋孝武卽位於新亭。城南十五里。附近江渚。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得天雨賜花。天廚獻食。

聽箏堂

晉元帝幸謝安宅。命讌。安侍坐。使桓伊吹笛。爲一弄畢。又撫箏按徽。金縢曲聲。伊慨慷俯仰可觀。安淚下霑襟。

馳道

宋少武帝作馳道。自閩闔北出承明。抵支武湖十餘里。爲調馬之所也。

大江

西接江寧界。東接句容界。北接真州六合縣界。沿流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師。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疏淮。

橫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

霹靂溝

王荆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青溪

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也。迤邐西出。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溪北有江總宅。

邀地步

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關是也。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桃葉渡

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云。桃葉

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謂橫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

白鷺洲

在城西南八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二水中分。卽此也。

景陽井

臺城宮。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智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胭脂痕。

白楊路

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宋袁粲常酌於此。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答曰。吾侶偶遊。非知音也。

謝安墩

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尙存。謝安與王羲之。常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射雉場

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寶裝翳。

烏衣巷

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贖宅。皆在此巷。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長干

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出大江。

畫江行小記

白鷺洲

楊文聽

崇禎戊辰仲冬。家嚴購小園一區。於石城之西南。中饒水石。環以百畝。浙東之行。親友折柳盤桓於中者。數日始得解維。真快事也。因戲圖其景。以昭雅集。

石城

舟過石城。積雪初霽。誦唐人嶺表城中之句。爲之興到。

佳山寺後

出龍江關外。望佳山寺後。一帶長松。平沙細路。中有梵宇。叩舟子。俱莫得其名。蓋山川善藏。每不許俗人容易唐突。舟中想象。寫以待他日按圖之索耳。

觀音門

泊舟觀音門外數日。爲石尤所阻。因得溯門之左。沿城一帶。看嶙峋突兀之勢。步步欲令老米下拜。借此石交。少忘逆旅之苦。

弘濟寺

侍家嚴暨薛千仞先生。李季寅。盛伯舍詞兄。小酌觀音閣。怪石如林。長江如練。笑聲酒浪。幾與潮音相答。恨歸途雨促。不得縱步過三合洞。猶是胸中缺陷。

燕子磯

余往過燕磯。俱從金陵。五月十三之遊。每恨江山幽靜之趣。盡以笙歌鼎沸中抹殺。今年侍家君東下。會石尤所阻。戀戀於下者數日。時寒江淒清。山骨俱冷。其中深遠澄淡之致。使人領受不盡。因思天下事境。俱不可向熱鬧處著腳。

江中望栖霞

去年余讀書攝山。每一登頂。望長江之帆影如飛。今在江中。遙睇峯嶺。何啻故人。初落筆時。以爲極得其似。及畫畢推篷。又相去殊遠。或曰。帆隨綉轉。望衡九面。非謂今日詭乎。爲之大笑。

江中日落

放舟泊瓜洲灘上。時日銜山矣。明霞射彩。與水光相盪。亟走筆圖之。此畫中夸父也。

金山

乙丑丙寅。余登金山寺數次。嘗思作圖。竟不可得。今從舟中遙望。偶然欲畫。頗寫其意。坡翁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豈欺我哉。

玉山

江巒有玉山寺。偶登其亭。喜江中巨浪。與腳底巉巖相搏。但轉入僧舍。崇牆密扇。不許江容山色入來。殊覺悶悶。恨不掬江心數頃。盪去俗構。庶不點穢佳山耳。

古銀山望金焦

晚登古銀山。望金焦兩峯。如輕鷗浮水上。信筆點染。收之尺幅。因思吾輩胸次。原包六合內外。若肯放開手眼。則十洲三島。玩弄腕股間耳。倘戀戀牖下。甘心蒙面。向井甕中討生活。吾不爲也。

紫陽洞

過昭關。入紫陽洞。江流有聲。斷崖千尺。殊有高曠之趣。因思吾家有明霞洞。日在几案間。今數年於茲。隔在萬里。蔡莽之外。此洞不幾爲我輩避秦窟宅耶。

遊茅山記

都穆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將遊茅山。同年張汝敬。適宰是邑。乃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多隆窪。兼之久雨新霽。值泥淖。有沒股者。二十里。就民廬小憩。東行十五里。至蔡墓村。又五里。經土地祠。俗謂之五里廟。自是五里。抵山麓。山有三峯。最高者爲大茅峯。草被之。其綠如傅。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予神情飛動。命輿夫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其東有東西楚王澗。自華陽洞西。三水合流。趨宮之前。相傳昔楚威王遊憇於是。沈靈官淸緣率道士出迓。宮蓋梁陶貞白華陽下館。入門有崇臺三級。甃石堅緻。各拜章臺。宋徽宗時。物宮又有陶貞白。王達知祠。達知。貞白弟子。其教所謂正法主者是也。坐方丈。啜茗。予欲登大茅峯。靈官云。峯去此十里。遂假其軟輿。出宮東行。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躋陟頗艱。輿非挽不得上。里許。舍輿而徒。經朝山亭。復上。憇半山。

土地祠。峯至是。登已四里。去巔不遠。殆不止于半也。又上。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諸山。遠列雲霧。竦慄不暇顧。隨行兩童。爲道士。各持瓦數片。謂可以獲福。雀躍而至。若角健者。予哂之。戒無失足。一里。聖佑觀。據峯之巔。大茅君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爲天市壇。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玉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遊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寸。昂首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牡牝。蓋蜥蜴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絨二龍于器。將獻之闕下。中道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典。重五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祀。下東北半里。閱喜客泉。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衆鼓掌。卽湧沸。津津如散珠。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明讀書臺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百步。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勅牒。其一晏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謂三十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崖如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于泥。近道士通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甃爲垣。以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遊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

而入。崖前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又東下數百步。有石柱洞。口偏仄。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北道多亂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章臺。堅緻不逮崇禧。臺之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井前元賜印劍。環山省筍。登方丈。茅峯當其前。還崇禧已曠。沈靈官開晏。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峯西。足躡祥雲。金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爲。無眉目也。夜深宿方丈左室。聞窗外聲。澎湃。飄忽颺激。如秋江怒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必大雨。虞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貞白之愛聽也。癸卯。經茅君殿。其北牆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博學多伎能。然賦無甚奇。讀數語卽去。旣而沈靈官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玉印。方三寸許。其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元符有法劍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鎮山之寶也。早食。沈靈官陪余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潦。墓前三石表。猶是唐物。與今

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北折幾三里。有古松千株。殿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祠三茅君道祖。有唐刻石。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羊已無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明教陶隱居壑劍之地。上數百步。拜真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欲壓。元劉宗師大彬刻石表之。一里至玉晨觀。卽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陽義許長史父子。並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真誥謂昔雷氏養龍之所。後人譌爲郭真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爲伏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石。古檜十四。傳爲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仆。人割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檜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唐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植于梁。九松植於唐。壽咸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植。孫曾耳。觀東檜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已半漫剝。摹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辨其字云。晉許真人丹井。梁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闌。今道士呼爲陶公丹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庭。古碑二十有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余所最愛。

則陶真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冰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周真人池。其水已涸。老君象後龕。仙人展上公像。山志稱。上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象增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飲方丈。聞法堂東有陰陽井。及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燠。故名。道士云。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離玉宸。與沈靈官別。

遊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寶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

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通。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牛渚山記

陸游

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陵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輿地志。牛渚山。昔有人潛行。云此處通洞庭。傍達無底。見金牛狀異。乃見怪而出。溫嶠平蘇峻亂。進錄尙書事。遂不受。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嶠遂燃犀照之。須臾。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嶠至鎮。未旬而卒。謝尙鎮牛渚。嘗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汎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情暢。詞又藻拔。遂迎升舟。與之談論。宏自此名譽日茂。劉禹錫泊牛渚詩。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遠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李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

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醒心亭記

曾鞏

滁洲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餘。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卽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禽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終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尙未知公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

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遊黃山記

汪澤民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二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遊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由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徑。巖欹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灑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又十里。懋祥符寺。寺前綜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蒼蘂龍茸。有靈泉。自朱（砂峯）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瑩徹）廣可通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鑿。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氣馥醇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磺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澡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

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峯凌空。僧指曰。天都芙蓉。朱砂峯。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以上。三日達峯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遊者。清冷靜窅。已隔塵雜。予爲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峯。其條支迴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羅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旁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徵潔。環視數百里。岡巒墟落。歷歷可數。九華綠翠。若蕙開陸。焦村向所見峯。皆平挹座間。俄頃白雲滃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槎泝天漢中。候又歛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無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茲壤。嘗衍易宛陵。誇詡其勝。予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峯。練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旣還。憇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

踰興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竟。迺登橫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僧結屋其間。外營草亭。往來休焉。庠陋且壞。予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峯翔舞。近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倩。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餘銜。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款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菴。食淡苦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衆。旣亡。瘞浮圖中。予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隩區。于高峯之下。興嶺抵此四十五里。人迹窳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傳黃帝與浮丘。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劄諸大山。所分出。其廣袤形勝若是。奇踪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發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龍湫。跣揭亂石急流中。腰鉅梯藤。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茲行爲甚。是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攀躋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遊黃山記

黃汝亨

抵巖鎮。過訪潘景升。頃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談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宜秋。此日太侵暑。聞山君方負嶠。又蟲隱樹間。客過輒下垂嚙臂。獼猴復羣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吾願以身殉山。因訊景升。景升奮髯起曰。黃山泓崢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請爲當熊。因大噱。力辭諸故人門生相款留者以行。行十里許。登佛子嶺。山氣已佳。蓋黃山舊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頂。僅及其趾。此其發足也。自嶺行五里。將至揚干寺。又十里容溪。飯。容成子仙處也。前有容成臺。徑緣壁轉。溪迴繞山。莖之且迷前後。石粼粼出水上。點綴如苻帶可攬。自容臺五里外。傍溪皆竹。隔竹看山。十里一色。明發登山。越石碛嶺。更渡一嶺。飯芳村黟山精舍中。杜鵑盛開。客有從石壁來薦溪魚者。爲小飲花下。進此里許。卽見天都蓮花峯。出霄漢上。又里許。見雲門峯。若天闕雙峙。雲從中行。乃繚繞峭壁行。未幾。至湯口。又里許。止祥符寺。則軒轅氏之宮在焉。寺前爲湯池。晚抵蓮花菴。徑從石竇中。宛轉頽下。天竺二

後三生石。傍臨香溪觀。白龍潭。潭水深碧不可測。伏亂石間爲丹井。上卽蓮花菴。菴前羣峯簇列。僧應我爲數峯名。若爲通介然。由虎巖。從最高石崖遞而下。有石如橫琴。亘十餘丈。餘石八九。皆中虛。應泉擊石。淙淙作笙篳聲。是爲鳴絃泉。從石上觀。則仙橋在望。蓋山高蒼翠相接中。忽然見天。亦一奇也。下嶺十里。左顧雲門。右顧翠微。俱秀出。從此歷巘度磧。崎嶇互值。十里更涉一溪。至白雲菴。飯。則仙人峯若招遊者。躡而進。一石屏迤出。有松偃臥其上。甚奇。僧云。過此爲三天門。一隘伏不稱。次稍開。最上則絕壁相夾立。僅容一身。風來肅肅如箭。過者有寒色。復溜沙磧而下。更橫生上盤薄草石間。捫蘿扶筇。錯趾單入。行者戰股。時天且暮。風霧忽起。咫尺不辨。遙呼始集。是爲海子。稱黃山最勝處矣。問五老峯。仙人掌。俱隱約霧中。循徑而北。鏘茅歷塊。可五六里。則石筍竪至矣。沿崖涉澗。行廿里。至松谷菴。但有歎賞。無可言說。次日大雨。卽住菴中。曉起。則首夏朔日也。乘霽。由松谷上石筍竪。卽峯萼神秀。歷歷舊觀。然松谷自下而上。自門戶而堂奧。自闔闔而仙仗中之曲房複道。亦整亦散。亦幽亦奇。展玩間比。乍觀彌新。惜充符元暉。自石筍止。不及入松谷。景升出新谷不數武。車軸折。不能

俱運石筍。亦緣也。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參峙天表。肩垂天都。踵垂丹臺。三十六峯。森羅混茫中。楚江廬岳。渺渺在覽。大觀哉。真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過此則堊所謂雲梯者登焉。梯緣峻壁上。嶄然入雲。可千級。其中松姿甚奇。巉巖絕巖。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骨敦歲寒之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更下則蓮花溝。無級可循。行亂磧中。陡處足不任立。索索震流沙而下。殆不可測。乃募得山中壯夫數人。以白布爲縲束身下。懸僕夫以次及予。笑曰。此山無瀑布。而有懸布。非此險。不足償此奇也。是役也。往還十日。最快者海子。海子之雲。與石筍松谷上下之峯岫。生平觀未曾有。丞相源。從平天石堊之。不過兩山中一窩耳。謝在杭自丞相源遊而止。不見海子。開之先生自海子止。不覩石筍下松谷之勝。乃知游亦未易窮也。世人不到此境。每以白岳與黃山並稱。余謂黃山神秀絕倫。出奇無窮。片片如削。而白岳則魁梧壘壘。自天門珍珠五老而外。特整肅環峙。磊磊若培。不則頽然而已。計白岳之於黃山。不猶以程將軍刁斗。而比淮陰。以明妃夷光。而比洛神姑射哉。歸次桐江。花源迷反。急恐失之。漫捉筆爲之紀。得詩若干首。

海子記

湯賓尹

山之巔曰海子。四面皆可達。東由丞相源。西由翠微釣橋。北由松谷。南由蓮花溝。松谷最夷。蓮花溝最險。然予以試驗爲奇。未之怯也。溝路皆沙磔。頃復爲蛟水所敗。莫可置武。用木皮縛橛五六尺許。各爲一梯。遞相縛攜溜壁中。橫以受足。足太停。則恐其折也。縱以受手。手太舉。則恐其掀仆也。予跂而前。教以置手宜靜。置足宜輕。置手靜手之神。寄於壁也。置足輕足之力。寄於手也。諸人以次相接。腹倚橛若粘壁之甌。前人舉履。後人舉頂。若猿臂之相牽矣。梯且盡。卷石稍可蹲息。左折復渡溜沙。伯揆喘伏。不能復振。予以手杖蹕沙。躍而渡。伯揆號嚇失聲。一羣皆驚。陟而上。再折。一壁橫腰如欄楯。人度欄楯之外。足旁垂。有腹贅者。腹與楯相抵幾墮。從此陟級無數。而得所謂天門者三。一線天者三。旣乃得雲梯焉。天門刺脛於叢石中。若負塊以行。一線天行兩壁間。從罅處漏光。若一片冰裂也。雲梯鑿壁坎爲級。望巖下十餘丈。受身處僅二尺。受足不盡踵。歷級旣盡。路轉出壁背。仰視如層城。正反折轉處。一石一松緣之。驟得展息。如獲

異境。達是可昇。從者面色甫定。數出息。或相顧伸頸歎且笑。蓋捫登穿側。數以身殉。而後乃卽於平衍也。生平每遇極夷坦處。輒愁悶欲絕。每極顛頗處。輒歡呼叫舞。蓮花溝于才一度。真堪一死。不復問誰何景矣。遊山與遊世者。不一嘗此。終成何致耶。前後行遊者。其亦有得嶮中之味者耶。

遊黃山紀略

方士翌

湯泉之源。傳出自峯頂。應霄客清身之所。支而溢於山足。舊蓄有雙池。今存其一。浮沙自波。芳香隨注。廢址前列宏石。稍一位置尤勝。一以供樵牧子。一以供屐齒客。當是入山初試極快事也。

從桃花源尋藥銚。澗水四激。單注一支入銚中。從銚口瀉出。宛億百載鑿痕。踰澗。踞白龍潭。巨石礫列。疑壁復倚。湫淵淵在四山中。聚而成潭。草色四削。波綠竟川。復循石下。面潭坐。雷扑聲震響山谷。驚紋頽疊。類龍涎然。殊砂菴。一名法海。煉丹鉢盂諸峯。俱獻身層檐上。會金佛寶函。頌自中宮。易慈光名。金碧雕聖之飾未備。清規戒律。已具大威儀也。

慈光寺右折。悉從高柯傾曲而度。崖窮澗接。復沿崖傍澗。春夏之交。山花綺莖。異草喧萋。行人坐石臨水。不記入山。五里許。曰觀音巖。巖下可盤數十人。過巖。忽疎林綴眺。廣石疊逕。自此以往。步步仰睇天都。

蓮花洞。深廣幽邃。曾板屋塞之。洞前有峭石。蒼松夾倚。昂藏隱天。

左逕數松錯峙。轉身到崖上。視一松散盤其巔。以下危石。臨萬仞。度此卽文殊院逕也。余甲寅入山。摩松蹠石而過。己未。己齒級級上。十百步。奇曠眇。忽不暇懼險。一松露雙脊上。穿脊始見樹。緣壁丈許。靡不爲之停屢焉。復從兩山隙中拾級而登。級窮接之以棧。棧窮雲濤噴壑。峯嶸分霄。懸崖有石坐。恰可容跌。一石留臥。展身天半。不妨相相于其間矣。

別文殊院。上蓮花溝。行人如鳥摩損接。略扳蘿葛。卽得度。路傍泐松甚奇。餘松俱弄姿。根自罅中。又獲永其遐齡。

投蓮花峯。莖恆曠。勢轉陜。一石欄下。撫深谷。懍懍欲墮。穴空迂徊。或俯首。或帖胸。足視裁通。面語已隔。有髮僧獨居峯。余肅然斂襟登頂。僅以寸趾遙凌。盤石長嘯。環視羣峯。直連手而招之。

翠微。仙掌。雲門。諸峯。各負勢不相屬。而齊列于煉丹臺。非聳身雲表。無自置其低昂。每一奇石。卽一怪松侍之。諸峯翠微峭挺。若開後海羣岫之祖。壁岸無階。姑以待異日開山人。恐此中巖洞。哂焉欲諗。

一片雲。不獨空宕。似欲乘風更一飛捲。

石床峯。長可周身。卽捲石作枕。一松冉冉成陰。負日俯仰。海濤出沒萬峯間。雨過雲生時也。略借日光。微射雪浪金波。忽來忽去。亂峯浮髻。有類點青。甲寅。余有光明頂看雲詩。

有石自空而倚。如不著地。世目爲飛來石也。余向于石畔。一見攝身光。黃山石都無根。意天人撮戲。不復飛去耳。

山中茆宇。獨獅子林瞻整。主僧乞緣心切。林徒岫客。都不欲遲。散花塢一松。從石罅雙穿出頂。形如鳳翅。亦令人凝睇忘歸。

堊石筍。瓦諸峯。片片疑削。其石觸物成像。彷彿逼肖。乃若振拔千尋。奇姿萬疊。恍如朝霞布采。雖置丹青於其側。何所舉似。

下松谷。十里奇峯夾立。然諸峯前影。從松谷返路正當之。二石刺天。類雙尖頭。

奴。勢逼則各具。數圍秀色轉撲。有偶露半面。從人後看行人林外度者。又故掩松際。如不欲人恣觀者。非一上一下。未足想其奇邃也。

松谷之西。有三潭焉。青潭整而潔。足敵白龍潭。漬沫稍平。坐石殊清眺。界青潭而左。曰黃龍潭。形如長溜。巨眼沉沉如積玉。又其下曰油潭。騎石觀之。如綠雲浮素波之上。

方子曰。前海深而藏。後海瘦而峭。膚理旣潤。神姿逾妙。不獨奇擅。專矜秀絕。或弘之曰。遊人每苦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以目黃山。可當斯語。

又曰。黃山態不一列。人人遊撰一山。時時遊換一山。山不盡三十六峯。而水亦居其勝。九龍潭。逍遙溪。諸源。余暫經之。已浩然有雷奔雲洩之思矣。若乃散泉飛注。漱石流響。遊屐所臨。仰矚俯睇。又好事者負春曳竹。多乘秋氣。而春木離離。微芬倏忽。初夏之候。方如花朝。余兩度花巖。恨未招素娥於月塔。綴雪韻于仙橋。敢以訂山靈。因念昔人斬榛棲露。縋崖絕布之險。猶未忘勝具。而余以新業尙脆。遂弗及一捫天都。一隅之眼。輕貌山靈。余陋矣。曰。此略也。姑以記今日之遊可也。

遊齊雲山記

程敏政

瓌休寧縣。山皆平遠。不足以當大觀。出縣西二十里。至白嶽嶺。山始高。峯始奇。石路盤迴如線。遊者肩輿緣梯而升。至以雙炬曳前後。其甚處。輒下行拊背。或行不能步。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巖夾峙。上結小屋以臨風。曰中和亭。立亭心下視。已數百仞。田田茅屋。秩秩如畫。亭下二巨石蹲伏。色薰黑。中有白質。成突晴。曰石驚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濺濺出樹間。曰桃花瀾。南行里餘。至獨聳巖。蒼然峭壁。橫絕一山。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蓋天造以通遊者。門首石楠一株。其大數圍。四顧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不可狎玩。入石門。東南。巖如城。懸石四覆。勢欲飛墜。其第一曰彌陀巖。巖屋不踰丈。第二曰觀音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啄而躡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蹴之。疑爲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黏。復意其爲真龍也。洞深二十餘里。東炬東出。可抵縣之藍渡溪。然愈入愈狹。莫敢爲之導者。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如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巖下如雨。四時

不竭。曰珍珠簾。縮水佛散于西澗。曰龍池泉。西巖有虎跡。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岑。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旗嶺。其峻視白嶽倍之。車旗南二里餘。至玄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正立。所謂齊雲巖也。古松數十。夭矯如虬龍。皆數百年物。觀左一峯。曰石鼓。右一峯。曰石鐘。夾屏兩峯。曰輦輅。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爲石橋以度。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峯挺然。拔出莽蒼中。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峯。橋西數百步。高巖中斷。一小峯離立欄下。曰捨身巖。巖西二里餘。五峯差列。如羣仙冠珮。下天際以向齊雲。曰五老峯。西北聞有沉香洞。人跡罕至。草木蒙翳。時有蛇虎潛其中。不能往也。遊者始入。率以白嶽高。至桃源。則白嶽已在其下。至車旗。則桃源又下。至齊雲。則車旗益下。蓋於此可以見天之高地之迤。杳不知身之在何境也。舊碑云。宋寶慶丁亥。有道士天谷子。自黟北來。居彌陀巖。一日。見異人相語。前山高空。可移隱於彼。天谷子許之。如約訪其處。已有塑像在焉。土人驚異往觀。以爲類玄武之神。因勸道院。己丑。弗戒于火。痺祐辛酉。大雷雨。裂石壞屋。而神像巍然獨存。跡其事若不經。然山林所鍾。亦疑其有不依形而立者。予獨慨茲山之勝。淪于窮鄉下邑。而不當夫周

原廣陸之間。以名天下。爰志其概。以貽好事者。且以繫他日故山之思。而又慨予文之不工。不足爲茲山之幸也。

遊齊山華蓋洞記

雷遠

池陽東南三里許。爲齊山。左田而右湖。怪石奇峯。幽壑古洞。璀璨環列。其尤絕者。如蒼玉。雲梯。上清。華蓋。而華蓋於諸洞爲最。此登臨之士。或苦勞而中疲。或落暉以增慨。遂至榛莽交衢。草萊荒徑。而茲洞漸不可識矣。予與少郭。每及齊山之勝。恨不得一陟覽。是夏。予假便歸省。牽舟而南。泊池陽之渚。夢寐蒼翠。旣已躍然。適少郭偕萬峯胡君來。顧喟然曰。翠微勝概。知子夙抱。會可少耶。遂相與載俎攜壺。步石徑。攀藤蘿。嶙峋樺吼。直造架阻。躡朝天而踰雲門。趨上清而下曠夷。清風徐至。叩石鼓以浩歌。徘徊觴咏。則山南之勝且盡。而日已西矣。予顧曰。華蓋之勝。竟不可覘耶。有田父進曰。洞誠勝。然已數十年無人跡。胡子曰。是人在耳。卽令隸從操斤斧。荷鋤鳴鑼而前。悉伐其荆榛之塞途者。頃之成路。吾三人者。緩步而至。則洞口石峙如門。其中豁然。上圓如蓋。下平如砥。可容坐

數十人。後有小口。約三十餘步。通山脊。卽燕石也。乃更洗鴈命酌。滿引劇談。山虛籟靜。萬慮消息。胡子歎曰。異哉斯遊。吾二人叨蒞於斯。輒未暇。子以邂逅維舟。率爾開荒窮造。亦奇矣夫。亦洞之會也。予謝曰。有是哉。竊聞山水與人。其氣本相流。惟氣昏窒而不暢。故有沒溺市井以終身者。然無來無去。斯爲善遊。而山水之或以人興。或以人廢。或千騎萬從。馳騫而不足。或鞠爲丘墟。長噫千古。此固隆替不齊之候。非有繫乎山水之靈不靈也。吾輩今日之遊。亦水荇風萍。適然相遭。而洞之闢不闢。我與洞皆不得知。無所增益者。而又何歎也。胡子喜而笑曰。子其記之。

遊九華山記

王思任

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青。則願調青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漏。仲容。實來。乃訂門人張仲濂。王中履。共訪九子山。臂篆手鑣。約從侈醴。出青邑九華廟十五里。至西洪嶺。雲物作噩。各有敗意。而大然力呼。以爲卽搃鐵勿阻。俄而霽矣。見

枕月一峯。秀矯天左。雲觀弼之。自此但有蓮花層臺。烟鬟亂堆。聚首而學者。命爲九子。餘不勝問也。五里至石龍口。峭蒨漸迫。怪體幻來。十里至山西屯。則垂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菴。過野梁。下有朱瑚。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水一派。如雲霞舒走。急置酒上流。腹臥而味接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觸流觴而縈紆。遺石盤於澗道者。豈樂此耶。去梁百步。望見懸瀑一通。馬上人眉岸盡帶棲賢三峽。數里至湧泉亭。此雲石中仙縣也。數里至半霄亭。巖螺髻蟠烈。今弁兜陶武如此。行小仙橋。兩澗孤絕。至碧霄亭。而九十九峯。次第招我葛袂。過大仙橋。僧童以簫管互迎。空山細響。鳥梵鳴泉。殊不惡。至望江亭。霧中拖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入支覽亭。而江崑山翠。爭媚含規。客有恹思矣。左折而下。抵化城寺。肅佛後。簡一竹樓。憑之。似翕碧茵菖中一鬚者。仲容方與仲履。丁丁然闕局道。仲濂以爲如此好山不看。而擔糞溷乃公爲。大然曰。此二人者。九子塚也。乃飛鞞轟劇而宿。質明。謁太白祠。虎蹄新過。如爪拆。有胡僧。以藤杖夜巡。虎來輒伏。禮地藏殿。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有似萬萼護苞者。

佛所藏亦入風不襲。人子更須知矣。白蟻之事。似若荒唐。然青泥可食。於傳有之。予幼遊盱江。從姑有米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第舍利妙光。綠薄未購。差爲闕事。乃東上神光嶺。望金剛尖。山若戴杵。東巖是金藏。苦行處。數轉而得龍頭石。一巖險掛。伯安手書。周經渴在焉。巖下則爲舍身崖。粟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跌其中。啖五釵松而已。而所謂古仙鉢盂。雲門。天台。繡壁。聚講。內峯。外峯。皆以萬壽卷揚。共衛金藏之樞也。自此而往。猿居熊府。啼噓幽暗。無樵迹矣。予膽如瓠。足如蘿。欲卽窮之。會直指有檄。山靈又將修妬。因各賦數詩。趨運大都。九華之勝。李供奉發明之矣。山多作怪。學人物鳥獸之形。團結移換。朝鏡夕方。緣令三百里之間。神目駭笑。然而身卽其巔。俱疣附焰騰。詭譎易厭。昔人所謂可望而不可登者也。寒碧秋凝。集衆美而得大意者。庶幾五溪樹上乎。是役也。所悵悵未游者。九子寺。七布泉。所未見者。鉢囊花。玉纓絡。所見者。石斑魚。南天竹。所聞者。虎嘯克丁當。所食者。竹筴。石芝。得攜歸示人者。仙掌扇。金地茶。

望九華

王十朋

余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峯。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滅沒於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峯也。

其二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夕波落日。邈然於懷。又得太白嘯歌。每舟泊林岸。便覺九子依依向人。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余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小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趨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巖崿。悉下馬累肩。

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噪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招呼噪不已。銅鉦鬩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久之。予計此關。乃趙檢點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廻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尙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譁。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崖以行。諦視巖壑。深不可測。澗水潺湲。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余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頰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

謹志之。以爲後戒。

遊雲龍山記

都穆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慰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卽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實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像僅半軀。崇可二丈。廣倍之。左右侍衛之像。皆鑿石所爲。山之陰。度黃茅岡。憶蘇文忠公詩。亂石如羊之句。瞻眺久之。其下卽宋張山人放鶴亭故址。蘇公所與記者。後之人。荆三賢堂於上。三賢。爲昌黎韓子。蘇公。暨陳師道。蓋昌黎嘗爲州推官。蘇公嘗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高而望。一州之山。岡嶺四合。儼然如大環。誠有如蘇公所云。而子房。楚王。二山。至戲馬之臺。皆歷歷在目。予竊有感焉。徐爲古戰爭地。而楚漢其尤也。方高帝之起。豐沛子房佐之。百戰蹙項。竟有天下。使當

時而無子房。漢之爲漢。殆未可知。然則項氏之滅。雖謂子房滅之可也。彼淮陰侯者。功非不偉。直搏兔逐鹿輩耳。烏足以莖子房。而今皆雲散烏沒。鏞歌不存。千載之下。遺蹟斷碑。荒林烟草。適足以資人之慨歎。而逸民高士。乃獨笑傲其間而後已。予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雖然。予欲逃名而未能者。安得雪月之夕。悲歌劇飲於斯。以續招鶴之辭。山人有知。能不冷然御風來耶。姑記之以俟。

菱溪石記

歐陽修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績爲苻溪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溪者。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揚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溪旁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二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耶。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金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溪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于子孫泯沒。而無聞。况又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遊子房山記

王思任

乘傳過彭城。隸牧裁其繆力。舟膠焉不得行。童僕恚甚。而予輒醉之。笑謂我子房也。阨當在此。明日登子房山也。會同年汪廷尉至。共之山祠。子房。或曰。子房曾隱此。不甚禿。然可以悉彭。彭。天下之中也。禹貢惟土五色。咸斗賦之。其有

中思乎。毋謂癡人心不大也。廷尉曰。洶洶而降者。懸水村也。被髮丈夫。與濟俱入。與泊俱出。蹈有道乎。曰。道無所不有也。天下之大敢者。必起於大不恥。被髮丈夫。師陸終氏之子也。陸終氏之子。觀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猶繩繫之也。子房之事。不成于滄海之砂中。而成於黃石之岬下也。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也。亞夫之癡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之劉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皆善於不敢者也。廷尉曰。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爲敢矣。予舌橋而不能下。嗟乎。悲彭城。悲彭城。興亡陳迹。可以歎盡乎。有有心人焉。東望而得劍臺。則心許在前者也。西望而得燕子樓。則心許在後者也。請共到黃樓。告之大蘇。亦足以爲彭城槩矣。

遊金山記

王思任

萬曆丙申秋。吳敦之。李潤予。與徐季明。道出京口。敦之舉金山之觴。一舸乘風。冷然而驟泊其下。鐘聲從紫漣中殷隱。泊山乃壯。佛宇僧寮。翬壁而錯。如入大蟹之都。乃相與禮空王三殿。觴於江天閣。醉於吞海亭。酣於流雲之頂。而徘徊

於金鰲妙高之間。雲捲長風。去天尺五。俯瞰嵯岬。不悅而慄。江中石曰鵲峯。曰善才。曰石排。曰郭璞墓。皆幽澗伏暗。魚龍神怪之府也。水經第一泉。名中灑。正出墓下。僧苦求者。穴井以篡此。不當歎李贊皇。而况陸鴻漸乎。景純兵解以去。事在姑熟。安得墓此。讀三山記。昔有異僧。誄金山之根。下不得底。云莖漸孤細。如菌仰託。事俱不可知。惟是此山之味。氣豁概雄。止印公坡老數年。領取。彼其鱗颯龍象之眼。視崩濤爲大陸。碎虛空以一拳。袖不在戲。帶不在輪。只宜時時叫哀繡歌。把酒問青天耳。山之大概。匪一覽所茹。其巖洞雲腥。菴密雨綠。雕徑番樓。妙在蒼蘄深處。須布袍野侶。鷗沒其中旬日。乃可而一敷之。引前吏人得。所謂翎毛山鳥怪矣。彼其之子。安會不下門牡。堅匿其曲祕之勝耶。敦之曰。君且厭我而狎之。豆豉墨刻。明日儘君發付也。因促季明臂大笑。而以一觴望京口。酌劉叔熙爲之。歛噓者久之。詰朝。墨刻僧果至。盡售之。至廣陵。檢閱約數千人。爲之爛名易書。取五言不取七言。取律不取古。徒署名紙尾者不錄。卽詩美而詠江山者不錄。詠江中之山矣。而稱貸落星。影射孤嶼者不錄。以張佑冠之。得士幾十幾人。錄其詩於後。後游者尋碑問碣。其或然予不爲苔蘚所護也。

遊焦山記

王思任

海山多仙人。潤之山水。紫闥之門楔也。故令則登之。不覺有凌雲之意。予瞻熟厚金山。而興言及焦。則以爲不到懷慚。賦命窮薄。由是觀之。心不遠者。地亦自偏耳。丙申。予謁選北上。老親在舫。曾撮游之。僅一識面。偃蹇不親。己酉。以遷客翔京口。五月既望。會司馬蒲田方伯文晤我。買鮮蓄旨。約地友劉伯純。陳從訓。俱從。訓暑不出。而痒痒鞅鞅。徒以蘇秦縱橫。不能願待之。卽乘風長往。一葉欵播。與拜浪之魚。同出沒也。至岸。入普濟寺。伯文色稍定。而伯純以爲吾東家焦。殊不介介。暑氣旣深。幽碧如浸。選綠雪輕風之下。小飲之。各沾醉眠。僧儿。澡罷。謁焦先生祠。庶幾所謂水清石白者。少微之星。兩光獨曜。而各以姓易山川。然巖先生猶或出或語。先生三詔罔聞。一言不授。蔡中郎玄默之贊。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耶。左行而得水晶菴。梧竹翠流。潭空若永昌之鏡。僧攜中冷水。燃竹石鑪。佛顧渚飲我。水或不禁刀畫。然雲乳濛濛。芝童清侍。聽好鳥一回。何境界也。山如鸞伏。而裙帶間妙有茸嘯。各禿官于藤蘿之隙。且漁且耕。而又且畋。巡

麓右遊。入碧桃灣。則疎楊搖曳。里許青莎。與朱華映染。半規山隱。捫攀而至。吸紅亭。望海門。瓜步。都作龍腥。點帆歸鳥。千嶂彩飛。江淹詠日暮崦嵫谷者。是矣。乃從山背一探天吳。歷數亭而憩之。石筍鬪潮。馴鷺不等。而湍險震蕩。吾獨羨其威紆百疊。愈取愈多。杖策歸僧堂。梵鼓動矣。伯純曰。大月已到。不宜閉鉢。問童子。得櫻筍銀鱗。又得文雉。被跣而出。歌于諸山第一峯前。月精電激。江波碎爲練珠。我欲呼老竈共語。而伯文謂山鬼愁予。伯純願兩脯之。以作水陸供。便思駕長虹而通沃洲也。相與轟飲呼盧。集杜句得月者贖坐。至子夜。而天風漸勁。澎湃洶然。江聲入僧室矣。質明。予先鳥起。領清芬之味。人各齏齏也。伯文搔首相晉。王郎卽有山水饒。不須奔競爾爾。予不能辨也。尋會食。探浮玉巖。一石橫出。摩薛讀昔人題石屏字。躋級登觀音閣。修篁琪樹。蔽翳雪光。更有竹閣兩楹。買天半角。而金山斐疊其胸。此足當人主矣。又延踏而至一僧舍。竹益酣。染衣袂俱作雲香。有巨石數十。堆墮欄中。討瘞鶴。已投江丈許。褰衣濡足。惘不可得。王辰玉昔曾判之。以爲斷非逸少之筆。大都高人韻士。惟恐人知焉。見瘞鶴之字。不出蝸牛之廬。而必借美於換鶴之手耶。伯文領之。以韻語相挑。再遣舟

從沙戶市魚。而奔于斷巖懸蔓之半。徘徊瞻顧。有不知玉壺清宇。冷在何處者。試以金焦評之。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爲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小李將軍。焦則大米。金宜神。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伯純主駁。子腹中丘壑。舌上陽秋。誰爲我金焦。賂子左右足乎。乃喚兕觥。大笑飛敵。至漁火初出。緩棹至餘皇。以不盡之瀝。中江而罄之。是夕。月明如晝。微風不興。水天一片。人語杳然。而城頭漏三嚴矣。此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時也。

遊北固山記

王思任

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卽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興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盱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辯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几。而豆瞰諸山。予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爲此山悲壯半晌。庚戌十月量移。由拳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下上橫斜。星斗俱醉。乃擬伯純之

臂呵而問之。銅坑東卸。京覬抽中。何以撐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化人何居。行僧何往。獅何搏。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爲鬼風蝕盡。贊皇手柏。何以干之。天監寶書。何以漫之。胡石旣狼。而騎之如獼。謀瞞何語。寄奴何闖。四十九枚鱸魚何穴。二十六峯研山安歸。蘇仲恭之羣木。何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駕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走。仙人咫尺。一鶴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寒儒萬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佑摹勢。山河盡來。何徐凝惡詩。而亦愕然得解。伯純啞啞曰。子無他。不過喋憤舒懣之套。吾安能變詐。出天問而地答之也。予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慎獨者。以白茗作供。而予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寺詩。畜之此僧半室。以鏡爲江。古樹老菁。撐持數萬。得讀書坐臥此中。卽蹇蹶不下山足矣。予兄自天氏曰。子見山卽癡去。隨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因命記之。兩姪曰吉三。曰絨三。

遊焦山小記

李流芳

廿七日。雨初霽。與伯美約爲焦山之遊。孟陽魯生。適自瓜州來會。亟呼小艇。共

載到山。訪湛公於松寥山房。不遇。步至山後。觀海門二石。還登焦光嶺。尋郭山人故居。小憩山椒亭子。與孟陽指點舊遊。孟陽因誦湛公詩。風篁一山滿。潮水兩江多。相與賞其標格。尋繇小徑。至別山。雲聲二菴。徑路曲折。竹樹交翳。聞然非復人境。有僧號見無。與之談。亦楚楚不俗。相與啜茶而別。尋蹙鶴銘於斷巖亂石間。摩挲久之。還飯於湛公房。孟陽魯生。遂留宿山中。予以舟將渡江。勢不可留。怏怏而去。孟陽魯生與山僧送余江邊。徒倚柳下。舟行相望。良久而滅。落日注射。江山變幻。頃刻萬狀。與伯美拍舷叫絕不已。因思焦山之勝。閒曠深秀。兼有諸美。焦光嶺上。一樹一石。皆可徬徨追賞。風濤雲物。盤胸極目之觀。又當別論。且其地時有高人道流。如湛公之徒。不與談禪賦詩。逍遙物外。觀其所居。結構精雅。庖廡位置。都不乏致。竹色映人。江光入牖。是何欲界。得有此居。孟陽云。吾嘗信宿茲山。每於夕陽。登嶺眺望。落景尙爛於西浦。壑舒已升於東嶽。琥珀琉璃。和合成界。熠燿恍惚。不可名狀。嗟乎。苟有奇懷。聞此語已那免飛動。予自丁酉來遊。未遑窮討。人事參商。忽忽數年。始一續至。又以羈縻俗緣。卒卒便去。如傳舍然。不知此行定復何急。良可浩歎。自今以往。日月不居。一誤難再。賦

歸之後。縱心獨往。尙於茲山不能無情。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松寥閣上。十日夕。以償夙負。滔滔江水。實聞此言。

望江記

李默

禹鑿旣訖。維江實長百川。故奇觀莫加焉。正德己卯。秋九月。予旣偕北上。初從京口夕濟。偃臥蓬底。不知江作何狀。嘉靖甲申。夏六月。予則以駕部主事。假備還朝。取道江陰。薄次君山。君山者。楚申君葬處也。江至此漸縮。風濤駭目。不覺呼酒狂叫。已乃下毗陵。趨京口。登金山絕頂。望焉。極目千里。帆牆片片。蔽江上下。烟景蒼蒼。鐘聞兩岸。極瑰偉之觀。心殊樂之。閱九載。爲歲壬辰。時有宣州之謫。秋七月。由廣陵西出真州。往者長絕江而渡。風帆迅駛。如涉清溪。是時鼓棹東指。踰六七十里。乃達京口。方黑雲垂垂起。西北颺且作。往來舟楫稀甚。予獨駕輕舸。乘流直下。雖風力漸柔。水波微漾。然洪流空渺。聞寂無聲。始察泛江之險。予心殆悲焉。薄暮。復艤舟金山。登陟如初。則日已西墜。江光半落。烟暝中。非復如曩時景况矣。是冬。臘月旣望。發自宣州。過太平。留眺雷峯。進憩景峯亭上。

忽見江自南來。直指姑熟之西。數百里間。縹渺如帶。意未厭也。晡時。再登黃山。拊臨歛之石。江勢可辨。如坐景峯。其夜。漏下十刻。馳至采石。遂叩謫仙樓。推窗望之。不可得。乃穿松磴。造峨眉亭。則江出肘腋間矣。然烟靄蔽虧。月湧波心。恍不得視。左右曰。白如氣。光如練者。是矣。爲之快眦引睇者久之。又明日。至建業。從二三客登雨花臺。張筵坐嘯。風颺颺下。衣袂皆飛。彼排石頭而繞鍾陵。使英雄鼎峙。六合分裂者。非此也耶。因相與談興亡之故。慷慨行歌。衆客皆欲戲而散。雖其濫觴岷汶。滴汗三巴。走白帝。絕洞庭。帶彭蠡。吾不知其吐納何似。然而江之形勢。大都可得而覽矣。夫其感於人也。爲悲爲喜。爲憂爲懼。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蕩橫集。此喪己之同途。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觀焉。吾得吾情於茲江也。作望江記。

虎丘

李流芳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拂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

化爲酒場。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尙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與無際舍姪。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跌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情景俱往也。生平過虎丘。纔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真知言哉。

靈巖記

袁宏道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練。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於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早歲不竭。或曰。卽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屐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颿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

釵釧聲。若授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溪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鱗湘釣。宛然石髮中。雖復鉄石作肝。能不魂消心死。色之於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曾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探香徑。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歛溪。米氏硯史云。蠖村石理粗。發墨不滲。卽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渺。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跡。斷腸虛無之畫屨。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廟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東門觀桃花記

王●
衡●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爲甚。蘭菊幾家置一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余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遊。遊必徧。今年三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莖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醢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旣又移至吳氏庄。庄宅與他相遠。略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有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內。桃花亦醉面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流連久之。顧曰尙未晡。迺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灶突之間。則含酒滿舌。嘆之曰。爲汝浣衣。席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遠。遠也。汝增曰。夫桃花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倡尋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繡。人能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於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德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於香味

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彩續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餽釘貴而梁肉賤。士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挑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于此畢志其語。

遊洞庭山記

王思任

余讀震澤編。慨然有七十二峯之想。已而手弇州。太函。歐菴諸遊記。則神淫淫三萬六千頃湖波際矣。前游者曰。非筍輿不可穿雲。非峨岷之編。不可破巨浪。因借同年俞觀察一檝。而以橙黃橘綠之時。約友生李庭堅往。會庭堅曳州試。債業未竟。乃喚其弟澹湖。又得友汪若水。陳少山。築酒羸糧。以癸丑十月乙酉。從胥門發。十五里。夜宿木瀆。漁火星綴。舟如孤驛。四人作吳俗鬪百老戲。酒語清安。明日丙戌。登靈巖山。山半借松碧。如褒繡書生。危坐不語。觀西施洞。犀牛石。醉羅漢石。俱無奇。眺吳王箭涇。一水邪射里許。甚無謂。相傳吳王箭之所及。遂涇焉。當是醉中令耳。入靈巖寺。塔勤鐘殘。秋深僧老。草花干本。望門外翺氣。混茫。猿入雪鏡一片。爲之啜茗延佇者久之。登靈巖閣。是周公瑕所顏。此三字

殊不惡。木葉已脫。空曠鳥悲。閣後二智井。云神異僧曾以此出木。或有之。礫磈走絕頂。坐琴臺石。憶夫差當年亦韻甚。竟不知黃雀之寄耳也。若美人能爲洋洋操。久有太湖志矣。三友笑語下。十五里。及胥口。風小忤而日迫崦嵫。泊舟伍公祠下。兩老木夾一古柏。禿立丫撐。穆穆乎老相國陰風靈氣。小子越之人也。首孺酒。拜而不仰。急就舟臥。次日丁亥。拔歷鼉窟。而寢甘未喻。乃聞鷄啞白雲中。推篷視。則東洞庭山足矣。早市魚。得銀箸者千頭。一飯爽極。沿山俱素封。丘隴從曲徑入。翠峯寺碧甃欲滴。大約在濃松豐竹間。訪所謂悟道泉者。以松火怒發之。淡逸有力。而本泉僧遽欲鑿中冷惠山之座。則吾舌尙存也。而吾友陳仲醇。背泉跨澗。扼樓以領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繁。山川卽文字耳。從右肩踰至法海寺。積葉封山。足音四響。飯于芝臺上人之樹。萬木支窗。秋聲蕩壑。意頗冷之。芝臺出唐畫隨喜。乃如來示寂圖也。廣三十尺。修益之。寶相福嚴。解脫自在。而一時天女龍神。悲頰皇惑。眉號口吟之態。俱無絲髮遺恨。可謂其死也哀矣。此北宋以前第一手。恐閭立本趙千里輩不能辦也。乃登莫釐峯。看東山自西山飛下。崩洪穿度。相隔四十里。隱隱馬跡蛛絲。兩山旣共湖

相望。而大姓時往來婚嫁。故兩山人相見。互稱爲東山親家。西山親家云。是時與澹湖指點龍砂也。日落半規。以其珠光飛躍。注射湖埒。煜然萬丈。茫藹絢爛。不啻五金之在鎔。俄而西山化碧。又閃爲紫。予不能翹然莫釐攀矣。汪陳二生。乃從岡上呼歸。勉去之。澹湖豕卽山麓。因造訪之。獲綠橙百箇。放舟湖口。舉橙酌。新月飄天。小波縠織。乃令童子吹雙笛。而予踞石作四噫之歌。且爲羽聲以和之。漁翁樵伯。俱亂髮走。訝何許人哉。戊子。解纜至白馬廟。欲問柳毅龍井事。而風抑不得便。乃吸酒噀之。舟如箕播。榜人力激。至暮始抵西山後保。己丑。觀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相傳吳王使靈威丈人探之。十七日而不能窮。乃取禹書以出。天順中。徐武巧乘炬深入。畧隔凡二字而返。又云。其底通陽羨。入三四里許。便聞伊啞聲。踏頂上。山河互爲浮湛。理不足多。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氣。吾所游。貴奇正共曉。又何取於洞洞矚矚耶。至於山骨鋒立。眉梢牙罅。萬籟千詭。若鼓洪濤。一空滌之。則玲瓏透漏。花石網何必萬牛毳裹哉。踰數十武。探場谷洞。僅一蚌城耳。至王文恪所題丙洞屏巖。則天逗雲腰。泉淪石脚。樹橫竹偃。櫻桃明燧。時翠禽啁啾。紫鸞產穀。大有袁廣漢北山園意。山之前爲

靈佑觀。已蕪廢。問東園公隱地。無有知者。惟東嶽廟前兩松。蒼竦擎舞。可舒林屋。屈游之氣。自此家家俱在果實之中。逶迤峯巒。而包山榜出。松若麻栽。莖橙橘徧丘壑間。上下垂垂也。寺鐘在樓。被荔裳纏。咽幽不可言。僧雖不韻。然談吐應酬。皆春花秋實事。予謂茶僧果僧。猶勝鞋僧齋藥僧。及今所謂禪僧詩僧耳。飯於空翠閣。同訪毛公壇。壇故在隈曲中。入風藏納。五湖挹入。毛公不知何時人。于此得大還去。然亦不能竟此壇也。吾何羨乎坎離哉。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東起五湖水。倒潑包山者。松木影寒。宿鳥翻撲。却似魚遊荇藻中。而寺僧雪鶴。能吳淪。則醉而餓之。還宿空翠閣。簷頭星歷歷。如杯大。夢繞萬竹。醒來鼻作橙香。明日庚寅。謀上縹渺峯。過沈氏墓。千尺松以百計。春臺夜壑。臥立之間。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爲樂。峯去麓十里。予短袖與澹湖少山先登。凡數十勇。乃克之。而弱水跋躐甚甚。偶風色團天。五百里都爲島氣。見兩舟如展絲之丸。定而不動。良久近山下。如雙鷲翔空也。一草菴棲僧。分指晉陵吳興樵李。俱若天際一抹者。彷彿領略之。大抵縹渺峯乃洞庭山之元首。而諸山其肢體也。諸山又似花瓣。而縹渺獨占其心。高突曠朗。若氣霽雲斂。月孤雪壯時。不可不作

此觀獨憾呆峯至麓。無尺蔭寸菁。可救渴死。宜乎陶周莖樂不償苦矣。於是相勉下。憩於嚴氏之樓。村俗鼓音不絕。則魚至。謂之傍新鮮。亟命童徵酒慰勞罷。相與酌烏砂泉。訪小龍嘴。初入嘴。未之奇也。稍猿引而鼠通之。洞穴如蜂窠。如鳥。如覆敦。如銅鑄壁。顧石氣雲乳。秀媚晶熒。叩之。則魚陽玉也。蓋西洞庭乃太湖石之家。而臨湖者。戰粘天之浪。日受剝割。遇風則縣作於窟。大有佳境云。于是放舟消夏灣。吳王之所避暑也。昆明太液。又自爲一區。葦葭蒼蒼。楊柳婀娜。浮瓜沉李之際。定覺冰壺十里。命榜人速走石公。諸山之捲太湖也以舌。而石公獨拒之以齒。膽怒骨張。而石姥助之。予仰臥於廿丈珊瑚巖上。太清一碧。斜睨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鬪。乃循循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李生輩各雄飲大叫。川谷闐然。竟不知誰叫誰答。吾昔山遊仙於瓊臺。今水遊仙於石公矣。因坐翠磯。走風弄。探雲梯。捫巖舍人所題屏障諸刻而返。宿明月灣。灣既全受月。而沙渚蘆花。映月發光。舟中之人。與百千鴈分更而夢焉。辛卯。飯於大龍嘴之下。嘴穴視小龍嘴更怪。則有厂如者矣。奧如者矣。輪菌蟠奇。又如老樹之根。微纏角距不斷。凡石之突。以潤而尊。以瘦而雋。以空而靈。以活而壽。

而是處兼得之。且暘若。使米顛穴居於此。何如拜殺鏈水城耶。於是。上法喜菴訪梁天監時三松。而路斗絕不可通。舟人以風利。嘖嘖言華山也。所謂綺里故居黃公泉者。俱從帆前閱過。入華山。則青嶂迴環。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莖竹籬石堵。紅橋黃柑。家垂戶晃。將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攬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益爛漫狼藉。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萄。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薜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剝橘烹泉。香風拂拂。仍落入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考此數日祿命也。僧矣。僧矣。大抵洞庭之山。西勝於東。而西之中。惟石公可遊。花山可居。異日此言。當懸之吳門。不可添減一字。乃移舟看角菴。山境已絕。太湖若掬而瞰也。有茶花一本。蔭可畝餘。四季鮮發。云角里先生手植。予來時。正英英其欲吐。紅顏含寶。是飛燕未期射鳥時。角里事附會不可知。但聞四老出商山後。卽入地肺。地肺者。今之三茅山也。去銅官不百里。吾安知其不共採紫芝。買桂楫。作雲水游哉。又數里。採水月寺。名逸甚。而寺不勝。卽紫雲泉。亦一耙泥淖。不足寄陸羽思也。

晚乃泊於韓村之湖口。大月點空。滿天作青火色。放眼五百里一斂。而水天之白未盡。始覺西子湖匡小圍狹。須臾。夜氣茫然。明月獨飛。如大魚縱壑者。意冥官老蛟幽魅。鼃史鼃參。必且綰張珠宴。而一僮兵子。以大炮轟之。震來砰磕。可半响許。遂皆血沸爲波。相與泣金翅公至矣。予於此際。有雄心焉。不能不歌。老驥伏櫪。壬辰。從韓村入。三里拔一危顛。得西湖寺。廢關雲守。闕無半僧。雪鶴言。有白香山一碑。撥辭討之。不可得。而所謂湖者。文餘紺徹耳。湖旣登山。自應以少爲貴。出嶺隔眸。雲稍烏背。有畫一區。是東湖也。而予足不能供目矣。乃下之資慶寺。橋勝壑勝。紅樹碧樟。老山秋滿。聲甕甕然。在空蒙。是中橘柚已剪。衆鳥侏儻。聚黨詈僧。且妬客至。不得便其檢拾。巧坐枝頭。又遷其語怒客。客聞命矣。茶罷去之。踰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用藤孫萬果。彙集色味。糾纏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爲雅謔者。予謂此地極宜猿狖。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送之湖濱。乃探元暘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錦。俄而珠焚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香。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鎮賣橋還舟。別雪鶴而宿于鼃山之下。癸巳。乃遡波命榜。數

檻邊丹峯碧巖。一一在杖屨前也。是役也。邀震澤之靈。自入後保以來。風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狀。朝莫五色。悉飽其變。且夜夜明月。秦鏡透飛。而無有纖雲碎穢。萬里寒流。濯濯孤玉壺之魄。予蓋有游福者哉。向使石公之下。鷓母封姨。再一鼓扇。今天際白濤。山呼海立。與石公作昆陽一日之戰。予乃憑軾而觀之。則輪工墨守。必更有奇焉者。而惜乎未之遇也。然而造化之祕。豈不少愛。予其貪隴蜀而無厭者耶。於是乎游有記。而系之以論。論曰。太湖如月。洞庭諸山。睨之。則月中之桂影也。余數時在東西兩岐。緣走穿弄。食其香而寢處其勝。亦人間之月遊矣。更有羨者。山與人世隔絕。另劃一天。四時有珍果琪花。令口目應接不暇。而又在中央。無虎豹。不若月明林黑。足不顧膽。且稻蟹魚鼈之爲渚。雖僻在塢中。頗頗鮮食。此則山居人所不敢望也。惟是峯筍不蠹。壑布不飛。渴燥坡陀。童枯墳氣。非石公崢嶸其間。則吾未有樂焉。願請之於帝。而以巨靈胡賈詔入台。薙亂。剪數十峯來。仍割其棄餘泉瀑。大小二十通。銀飛雪掛于花山縹渺之上。一夜雨風。鷄狂犬惑。則吾當變姓名。輿棺荷插來此。作掃花使矣。而王弇州方虞倭盜之及。不肯移家。嗟乎。倭固有數哉。而盜亦有道存焉矣。

梅花墅記

鍾惺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氐皆圍也。鳥乎圍。圍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堅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人。無非圍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圍也。身處圍中。不知其爲圍。圍之中各有圍。而後知其爲圍。此人情也。予游三吳。無日不行圍中。圍中之圍。未暇徧問也。于梁溪。則鄒氏之惠山。于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圍者也。然不盡圍於水。圍於水。而稍異於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松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於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予以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游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啓辛酉。予目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於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游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陽墅外數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圍。開扉坦步。

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斧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楊修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子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映閣所上磴。迴視峯巒叢。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見廊周於水。牆周於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木荇藻。竟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承攬。然不可得卽至也。但覺鈞連映帶。隱露斷續。不可思議。故子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寒渡。曾不漸裳。則皖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憇招爽亭。苔石礪波。曰錦淙灘。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子詩所讀。修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樓。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映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於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松綠朱欄。得碧落亭。更折數十武。爲菴奉維摩居士。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爲簾月梁。梁有亭。可候月風。澤有淪。魚鳥空游。中照鑿物。渡梁入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

百人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暎閣至得聞堂。由幽篔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籜。爲蝶寢。君子攸寧。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聞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硯。始爲門于牆。如穴。以達牆外之閣。閣曰滌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正不必以玉斧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牆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饒。花實。則雲霞亂彩。沼池。則星月含清。嚴晨肅月。不輟暄妍。予詩云。從來看圍居。秋冬難爲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意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萋。然其意停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菴終之。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三吳之水。皆爲圍。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爲圍。玄祐之圍皆水。人習于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平圍乎。難以告人。閒者習于觀取。慧者靈於部署。達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見君閒。一橋一亭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耳。

遊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憇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吳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山不得銘。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珍。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東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巖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云。鬪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纏繞之合沓然。鬪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鬪六十日。因而名之。凡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祭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

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于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戀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養以文石。鳳簷。齋。綸。瀑。緩。濯。嫩。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華池。一名鱸塘。一名皖沼。歲集山姬野婦。縹紗縵縷。其妙皓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泊江陰。北淹晉陵。周回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閩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王歇於吳之故墟。卽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伴。不勝皞皞。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傍注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陲。縈聳四十餘里。唯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崿而已。凡烟嵐所集。發于蘿薜。今石山橫亘。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訛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其聞

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丘。丹徒之鶴林。錢塘之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莖江。天竺觀海。虎丘平眺。郡國以爲雄。則曷若茲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鐘鼎。昌昌曄曄。爲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鐘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之洪注云。

天下名山遊記

江南

七六

天下名山遊記

新安吳秋士西郵選

虞襟霞閣主人校訂

浙江

記蘇堤始末

楊慎

東坡先生在杭州。穎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濶。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誠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發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連河失湖水之利。乃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闐闐中。三年一陶。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之。

久日。今願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杭人大矣。余昔在京。問之杭之士大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亦略。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鑿川把。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汔無成功。而猶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圯。而姦臣李清臣為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州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陪時流乎。公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云。

湖山小記

蕭士璋

初二。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烟披薄。飛流木末。江懸海挂。稍倦。時踞石而坐。

時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輟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竟無所有。至輟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拂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愁。益信聲無哀樂也。

其二

初三曉起。看白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烟之在齋閣耳。頃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矣。空水細縵。風烟一色。類香霧海。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沒入雲際。寺僧指余。海門諸峯也。食罷尋李句嘯宅。大約輟光善讓。割其餘以予句嘯。而益成句嘯之幽。句嘯善借。據其勝以傲輟光。而反增輟光之妍。過包庄。溪流淙淙。漸入漸佳。山多奇石。蒼寒古冶。出土者百之一二。恨未盡發所蘊耳。沂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捍。水爲石所阨。則轟而成雷。爲風所捲。則濺而成雪。爲潭所澄。則曳而成練。爲壑所留。則蒸而成雲。非烟非霧。出入不定。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儿。荆山。以爲此

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余初至愚公谷。見佳水流泉。據地最勝。謂山居之妙。不能有二。至包庄。而乃悔前言之易也。買山而隱。余殆有終焉之志矣。

其三

初四。飯集慶。觀理宗舊像。意製寒儉。然行筆朴雅。飯罷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巡覽。仰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道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異他泉。秦少游記。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嚴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也。此語良然。又云。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聒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今殊不然。日未下春。客裏足不敢入。蓋以避山君矣。稍進爲老龍井。木石蒼寒。杳篔有趣。茅屋一區。僅蔽風

雨。流淙泠泠。蕭條高奇。子將之別業在焉。余足方跨門。腥風吹雨。林木怒撼。心
卿纔隔一篔耳。流潦沸騰。亡端靡際。馬慄人寒。竟不得前。久之。輿卒擁至。髮際
眉間。挂溜騰虛。津流不斷。如雁岩飛瀑。寂無聲耳。心卿故善病。又秦法嚴。衡石
程書。竊爲丞相危之。已擁被而坐。漸能離呼。不異常。余心乃安。坐客皆名勝。譚
至夜深乃臥。

西湖遊記

尹伸

西湖之勝。曠者水也。秀者山也。幽者林逕。奧者巖洞溪壑也。有告我遊者曰。湖
遊可一日盡。湖上諸山。狹旬不能殫也。嗟乎。遊人之覲面失此湖也。久矣。今夫
山。骨于石。縟于林。靈於水。林之變。僅在四時。而石無變也。耳浮於目。目浮於足。
山始擅其奧。身之所到。而山無奧矣。大凡峯翠巖光。目入常有餘。身入常不足。
登南峯。但知北峯之美。登北峯亦然。然則山可三數日盡也。物之善變者。莫如
水。雲烟所生。峯壑取姿焉。故朝暮之變。晴雨之變。四時之變。人之所善于湖者
同。而朝朝暮暮。晴晴雨雨。春春夏夏。秋秋冬冬之各有變。恐非簫鼓樓船者。所

易會也。由此言之。湖雖累月彌稔不能殫。而云盡之一日乎。余武林之遊。凡四十有五。日。西溪橫山。龍潭雲棲。五日了之。南北諸峯。江上諸剎。吳山端石。四日了之。餘日飲食起居。都寄金牛波面。早則辰巳。晚則申未。遊人將散。而棹方勤。酒樓無烟。栖鳥無聲。而棹始返。人所頗到我亦時到者。錦塘孤山也。湖山亭。淨慈寺也。人所不到而我所獨到者。南之普度菴。西之裏六橋。徐氏村也。最近莫如寶石。人多其纍纍。吾病其輪顛。每西吾舟以顧之。排者欹。顛者銳。勢遂道上。而執此以准諸山背面橫側之勢。大率如此。此吾形勢遊也。青翰靈鷲。樓軒相接。絲肉駢闐。聲容競作。閨花語影。紅粉歌塵。終日衍衍於風烟。而了不相涉。人喧亦喧。人豔亦豔。此吾賓王遊也。長景初曠。人天俱鬢。舟無小大。友無新故。程無遠近。意之所到。草木生香。鳥慧魚靈。都來親狎。棹疲而步。步疲復棹。至于山啣紅輪。波嬌嫩碧。氣以淨而生妍。光因冶而反澹。人物爲光氣所轉。作止都不自任。欲去不去。但喚奈何。雖情之所鍾。于世頗違。眷此雀室。寧非迷樓。若乃梅時多雨。飄風終日。湖始波。波始聲。水情始活。遊情始壯。綺羅簫管始匿。魚蓑蓴筏始見。此湖始專爲吾輩所有。而湖上諸峯。出沒于鬢雲冷烟之中。偏全奇正。

莫可端倪。其他市肆僧藍。歌樓舞榭。柳堤竹嶼。塔影橋虹。亦爲烟水所轉。搖曳
模糊。別開生面。又或雨而或霽。霽而復陰。向之所謂模糊搖曳者。復變而明
蕭遠。一日之間。蓋不知幾春秋。幾朝暮矣。然猶以爲漁火村燈。終不及金波一
照。乃期之白分者。苦爲風雨所妬。期之黑分者。光力未滿人懷。猶幸殿遊。及于
將望。是夕也。千里無雲。萬靈都寂。復得宋獻孺。馬眉五。載酒相呼。便從斷橋步
至西陵。忽聞一絲清轆。疑在雲上。少焉一葉西來。蓋數人臥而嗚嗚相唱和也。
俄頃失之。頗爲悵惋。獻孺云。此時安得紫衣數輩。嗣爲落葉哀蟬之曲。一問結
隣之宮。已又云。安得蒼髯鐵笛。橫查飛來。作裂石穿雲之響。一豔一仙。片晌殊
懷。都有餘恨。夜久骨髮知寒。徘徊不能去。數點漁舟。穿橋出入。因坐橋頭。各浮
數白以酬之。環顧三面之山。近者遠。高者卑。大者小。翠者白。都爲琉璃光明所
奪矣。如此湖光。水上人家。盡掩扉臥。而湖山卜居。亦止三姓。南有虞葛。俱名族。
西止徐氏。一田舍穰臥于長林茂茭者。已二百餘年。仙書所謂聞亭外舍。此似
近之。此外圍亭。亦常下鑰。卽黃貞父之寓林。身後已鞠爲茂草矣。湖山之緣未
易哉。吾遊始于甲戌三月廿九日。終于五月十二日。常同者。陳仲雍。鄧爾珍。屢

同者。胡仲修。顧山臣。吳巽之。間同者。汪然明。張鄉子。馮雲將。陳則梁。吳今生。譚建韻。殿而同者。宋獻孺。馬眉五。昔崇禎七年也。

題西湖臥遊冊

李疏芳

紫陽洞

南山。自南高峯。邈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烟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壁一巖。皆可作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頹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己亥歲。與叔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闌。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勝絕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捉之。縱之旅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癢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峯手植。歲久浸淫。爲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清波。訪張慙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回城上。望鳳凰。南屏諸山。沿月踏歌而歸。翌日。遂爲孟陽畫此。殊可思也。壬子十二月。鹿城舟中題。

西泠橋

余嘗爲孟陽題扇云。多寶峯頭石欲摧。西陵橋邊樹不開。輕烟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西陵樹色。真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兩峰罷霧圖

天下名山遊記 浙江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烟林霧嶂。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槳至堤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余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陰雨未成。我試畫君圖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棲。翻白沙嶺。至西溪。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疇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亘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詠。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輩痛飲。翌日出冊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雷峰暝色圖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圖。雷峯如老衲。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峯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余在湖上小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頽然其間。尤爲醉心。然余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煙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陵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此。真是畫中矣。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

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溫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勒。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旣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終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庭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世。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囊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爲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遊龍井記

程端明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于齋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樂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像。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綸茗。復級二盞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公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烟斷續相莖。澗泉澹澹如故。但太虛乃宵征。則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烟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太息。辨才結廬。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若曾。若志。時東家周叔向俱。

發發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俊

宿發光之夕。菴僧慧如殊韻。欲邀予早起登菴後石磴。望日出。會余起稍晏。至石磴。日已蚤食。且盛夏枝葉蒙密。卽五鼓。恐不能覩紅輪初動時也。惟見西湖鏡面。若綴林木之缺。可手弄之。湖船一葉兩葉。亦似挂帶叢篠。輕風吹之。碧影俱動。不辨遠近。矯首北高峯頂。第在目睫下。予褰衣欲登之。公亮色微戰。問慧如。山頂何見。曰。內湖外江。但稍曠耳。公亮曰。內湖外江。則此間已見之。且吾瞑目。導吾神於玉霄九霞之際。已視北高如蟻蛭耳。何曠之有。予笑而止。時靈隱僧自起。以寺田被佔。欲因予告當事者。與羣僧共迓於冷泉亭。慧如許爲余作山導。乃共發發光。飲茗於岫巖山房。至靈隱時。朝光四滿。泉響齋佛。遊童冶女。亦以久陰後思想。其鬱鬱者爭織於道。予乃知杭之山水。爲杭人性情之苑。性情日生。故山水之色。亦無時偷也。羣輩久坐泉亭。目光往來。謂殊少麗人。余戲謂杭之佳麗。或者不爲美人。而爲山水。其山水之麗者。可任人踰牆而樓。橫塵而臥耳。因共笑而起。復過飛來。穿洞底。浮一二卮。便投鳳凰嶺下。過一片雲石。

其石多孔竅。要是人間所有。惟愛其前有石枰。鐫句云。興來臨水敲殘月。飲罷吟風倚片雲。稍上爲龍井寺。井方數尺。萍藻交橫。布流響洒於階砌之下。若寺神奏樂。時適有游女五六。輿坐寺門。聞余輩在。不敢入。寺僧意已不在余輩。乃出。不復問子瞻辨才有何遺跡也。下嶺數里。皆在山坳。舊壙新墳。長楸古柏。比櫛不絕。人行萬樹與萬鬼中。惟聞野花作芬。時與屍氣相雜。張公伯雨于公忠肅祠墓皆在焉。予因念此篠根狐窟之人。向者亦嘗鳴笳伐鼓於兩湖羣山之間。醉盡煙雨。賞徧林鳥。不知耳後鼻端。幾許風生火出。及一棺戢身。雖與馬揉沓。歌笑謹諱。亦不聞不見。死者卽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月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余謂卽是軟紅塵中碌促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閒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彪嶺。春杪文湖。若以西湖之意游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屢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縫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入長安街上。至此地。吾念決矣。暮及法相寺。寺有定光佛漆身。遊人乞子者甚衆。公亮謂此老死後。猶以臭皮囊誑惑人。欲叱仆之。寺僧靈源能詩。時與遊人廣和。余復登山。觀錫杖泉。蒼然晚色。集於林燈。予幽意甚愜。時公亮

以疲劇。不獲從焉。

重修湖心亭記

韓敬

西湖如鏡。湖心亭則鏡臺。鏡若翳。不可一日不磨。鏡臺而毀。豈能終年不葺哉。余初作疏。倡修兩亭。以爲修放鶴亭。宜屬之逋叟逸翁。修湖心。宜屬之遊人士女。蓋求其各稱也。崔徵仲使君曰。不然。我輩寓跡。半在萍香鷗影間。湖則吾湖。而謂亭非吾亭耶。今夫冠劍成羣。庖廡聚臭。蟻集於午。萍散于晡。每虛崆峒半夜之月。亦冷翠竇朝生之雲。織往芸來。辱亭爲郵。而亭不受也。乃若樵風轉棹。漁火迴榔。霓色羽顏。過而不盼。寂寥飄忽。視亭闐如。晝棟朱簾。不覺落飛仙散吏之手。當夫花闌錦炫。筑佛簫鳴。吾則收綸蘆中。蘇蘭橋裏。凝眸遙睇。直以蜃閣煙樓視之。及乎達寺浮鐘。長瀾吐魄。槽影微拖。水鳥驚翻。憑欄洗盞。寸寸浮碧。恍惚遇司馬才仲。攜麗人而他適。西嶺尙睡。東方已白。迨于濃雲塞。苦霧昏。木脫葉。水露靦。張琴則縮手難寫。撥拙而宿火未溫。乘人踪之斷絕。起款乃于一葉。紫裘貂帽。危坐而氣不酸。名士高僧。共榜而吟不歇。髣髴偕孤山老翁。曳

杖而出巡籬缺。夫避亭之炎。而就其冷。療亭之俗。而還以貞。愜心自適。風月主賓。吟簷牧褐。茗仙酒民。訪鄴侯之故井。披昭諫之遺文。可薦香蘋。可酌松春。故曰。湖爲吾湖。而亭亦吾亭也。且子不見叟曩月之出處乎。履虎之尾。櫻鱷之唇。貂毒所攻。焚山爨珣。強項一吏。腰領幾分。冰山忽倒。燄海俄淪。乃得重繇蘿薜。再嬰冠紳。大隱名區。逍遙水濱。後蘇前白。淨侶爲羣。又安敢任蕪穢不饒。廢行滕不紉也。故曰。葺亭亦吾輩事也。是役也。使君割廉鯨。不給。至解腰圍銀艾佐之。旌薰干旄。諸君子之當途者。以至纓絨弁簪。諸勝流之尙義者。咸玄感樂助。於是。仍舊材者十之六。撤其腐十之四。紛墜丹碧。不日而具。俗顏猥額。芟除一空。至于匡襄終始。則有寓公汪然明。高士藍田叔。皆能佐佐乎亭。而亭因以重者也。亭成來問記。夫使君前語。已盡之矣。第憶希文氏語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使君勁節正氣。照耀寰中。願肯嘉惠此一亭。令山水間永披徵仲清風。亦何減富春垂釣時耶。客有舉曹倅偈相難者云。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使君作此有漏因。尙是人天小果。是又不然。夫無樹。則西竺蓮邦。何處化生七寶莊嚴。非臺。何得諸天圍繞。且明鏡不安臺。遂作簡文帝詩懺。則此鏡此臺。正爲飛來小靈。

鷺寫照。徵仲篇什。含吐齊梁。今日拂拭湖光。一洗千年金濁。卽謂湖爲不動尊。亭爲不壞身可也。徵仲笑而領之。命勒之珉。

越中雜記

袁宏道

湘湖

蕭山櫻桃。鷺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侵湘湖一宿。然後佳。若侵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苕。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冷冷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雙藕。無得當者。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蓴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爾。季鷹棄官。不爲折本矣。然蓴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耶。

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游時。正值湖水爲漁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陶公塋。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塋。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彎環詰曲。流觴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奇。而龍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實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上陰道山。道上二字。可謂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毫髮。淡濃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於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於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闌。湖盡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莫綿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簀。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簀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與。四坐默然。心誹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之處。今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簀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爲石簀。此詩當註明。不然。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石簀大笑。因曰。爾昔爲館娃主人。鞭箠吐喝。唐突西子。何顏復行院溪道上。余曰。不妨。院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矣。

六陵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連鞭疊騎。而時聞悵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爲之灑淚。自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遊六陵之日。子公醉甚。戲弄馬鞍上。幾墜。

五泄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瀆薄之勢。爲缺典耳。石壁青峭。似綠芙蓉。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掛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於雁宕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旣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玉京洞

玉京洞。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闊。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闊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烟薰殺者。心懼。乃各退出。唯王靜虛如吳縣一皂吏。標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澗所隔。不能度。始歸。

遊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于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卽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旣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于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甓石尙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

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玩梅梁。摩挲穿石。觀先聖王遺像。得禹穴于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官而菲食。爲之喟然興懷。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耶。亦惟司馬氏。世有不爲文章者。于山川何取也。自昔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遊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余乃今知所取于山川矣。

遊雪竇記

李·濂·

余少閱宋大觀四明圖經。慕雪竇之勝。嘉靖改元。夏五月旣莖。清戎奉川。公暇遊焉。奉川有江翁者。桂林守同年朝儀之父也。請治具遲於日嶺。余侵晨出郭。屏騎北走。仄逕逶迤。松椽蔽日。行聞若泉澗溜鑄磳之聲。如千鯨萬鼉。哄鳴劇和。耳目應接。無不冷然喜也。逾十里。始抵日嶺之麓。乃循磴而升。僕夫輿輿。層級盤雲。視不可下。及嶺之巔。有亭翼然。榜曰烏峯者。日嶺之別名也。亭左壁。有元袁學士楠記。絕頂有巨石。亭亭屹立。圍數層。高百餘尺。偃而頽。銳而肖髻。故土人呼爲新婦巖。又曰。夫人山。云禱襮輒應。建祠以祀之。唐宋並有錫命。國初

釐祀典。毀之。天順甲申。土人復其祠。祠後有二石。高肩夫人。圍倍之。罅夾長石。如巨鱗。罅上一石。如擊鱗之狀。余與江翁仰睇久之。下山西北行。二十里。涉鄭家渡。石流齒齒。沒馬腓。又行六七里。見樹杪雲氣。皆泃泃濕白。萬峯行雲。奄忽四合。從者曰。雨至。盍避諸。馳半里許。入白巖廟憩焉。頃雨歇。猶飄霖沾衣。乃緩轡吟行。茹奇而咽秀。唳唳飛走。皆成媚妍。將五十餘里。有亭翠微。榜曰雪竇山。瓊瑤嶺。愈陟愈峻。乃攀藤而上。薜蘿蒙茸。莫可四望。歷數十盤。始至堊官曲。遐矚下方。空闊無礙。凡官長至。寺僧於此堊而迎之。故曰堊官曲。山椒有御書亭。宋理宗夢遊茲山。覺詔職方氏圖天下名山以進。閱協厥夢。乃書應夢名山四巨字。賜寺劄石。又行數百武。度二石梁。始見寺僧曰。今春寺災。先朝賜諸經典。皆燼矣。余聞之惻然。入山門。穿佛殿。越講堂。方丈。層起岩嶢。而方丈則據山之巔。榜曰天開圖畫。石樓敞豁。神宮仙居。萬壑烟雲。聚獻目睫。前對萬年塔。如筆插几案。乃命僧洞開牖扉。恣展遐眺。晡雨霏霏。諸峯環碧。余與翁對酌。載歌孫興公天台賦。及李白夢遊天姥之章。塵祛思適。悠然忘歸。乃寢於禪床。翌日。既步雨寮之宮。石踞花燃。種種佳勝。徐易巾履。出而遊焉。羣山繚迴。天坼城

堵。厥寺四旁。平疇蕃茂。中起一石阜。廣弗盈畝。桷柏森蔚。海鶴巢之。名曰含珠林。西行數十武。曰錦鏡池。今湮爲田。僧憮然曰。昔寺盛時。池水瀟。百芳週之。倒映如錦鏡。當時名僧輩出。應徵召者踵至。邇忽涸。改池爲田。故僧鮮奇。寺亦弗振。又折北行。半里登飛雪亭。前峙千丈巖。巖半懸瀑布泉。飛簾倒垂。下瀉無地。瀧溜噴薄。川駛雲翻。時晴炎。寒颺峭冽。亟斟酒數爵。復起而觀。飛縹洶涌。磅礴澎湃。雷霆震驚。非聞人聲。如河決駟奔。虎旅億萬。鼓譟而前也。下灌長壑。閔怒徐殺。乃遷遷瀾瀾。作白虹北去。翁披余臨巖俯眺。而口呿目瞪。莫能從己。又行十餘里。曰妙高臺。亂石餘鈇。虎豹攸穴。上故有藤龕。元高僧曰和菴主者。巢其中。雙虎馴伏。大德丁未。龕毀。余聞寺舊有偃蓋。晏坐隱秀。雲外西麓。諸亭菴。今並廢。所謂桃花坑。徐無崖。龍隱潭。丹霞洞之勝。故迹存而館榭亡矣。四顧頽廢。牛山增悲。日在崦嵫。乃下山。至溪口。與翁別。午飯淨明寺。趨北渡。登舟還郡。嗟乎。佳哉。雪竇之爲寺也。創于光啓。盛於咸平。表於淳祐。所謂丹丘層城。夫何加焉。余嘗游天下之名叢林矣。瑰異神秀若雪竇者。可多見哉。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書。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勾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以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尙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其麗傾都之孔道。而今廢。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于其間。或拾其墮釵于鋤掘。迨于陰晦。又往往荒野火轉燐。于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

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藝之。或觸于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倘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遊五洩山水志

宋·濬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巖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游人恐之。輒撒石雨下。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泉西流。匯爲小窪。瑩徹泓澄。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繞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

坐水晶宮。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水流傾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辭暈。時有水珠銚銚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水。或涌取。蜥蜴入瓶中。特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自鴈蕩而南。峙有白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安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尙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靛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閩山。村人多舍茅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概傍

溪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頗之。鑿鑿鳴。越十步。之第一潭。潭如井。晷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鑄釜。面廣而底微。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實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潛龍。人恆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奇峭有是哉。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翹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辦。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卽於夢中尋之。

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位。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瞻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隄絕淖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發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柅。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辭。因

以違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廿
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桐溪注

鄞道元

浙江水。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
竦疊。西臨後澗。山上有桑木。皆是數百年間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
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南逕。流縣西。爲縣之西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出
縣西百丈山。卽潛山也。山水南東流。名爲紫溪。中道挾水。有紫色盤石。石長百
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爲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
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挾水。兩峯時交。反頂對石。往往相揭。
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暉。
名曰樓林。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孫權藉溪之名。以爲縣目。割富春
之地。立桐廬縣。自縣之於潛。凡有十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石室。

漢光武帝時嚴子陵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

穀水注

鄴道元

穀水東。定陽谿水注之。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縣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牀。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名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摧然爛盡。旣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谿。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遊五亭記

白居易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霽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輒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饑。沼堙臺圯。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橫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曠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不知方外也。人間也。

東日記略

馮夢禎

飛橋與臨流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石處。語二君。飛橋當建。議此。然非親到。終不斷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

憩平溪。僧進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雁蕩兼泉石之勝。予曰。君至雁蕩否。曰。未嘗至。以圖知之。予曰。非雁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峯。分爲二。其左出者。匯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玉劍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匯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峯。罕有登者。况響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但至廳堂。至於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粗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僮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廁。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

西日記略

馮夢禎

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甚置溪中。歷五亭。至千丈巖。禮高峯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佛。題曰谷雲。第二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柏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

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日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峯過此。聞牛鳴而往。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越一亭。尋石磴而下。卽獅子巖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笋凌空倚立。曰玉柱峯。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又進之。稍北爲中峯。捨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載。燬於火。今重建。而繪尙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崖捨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又東爲幻住菴。中峯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笋。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雲。卽中峯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四面俱奇峯峭壁。夔絕人境。後一峯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峯雲空俯瞰者。題曰懸崖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籜。如獸。如劍戟者。林林干指。奇松如畫者。無算。旣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

行百餘武。乃知其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尙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算。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奇。自峯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樹如簇。卽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西峯最奇爲千丈岩。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

天目遊記

袁宏道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腳。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

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鐵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臥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餽茗數碗。卽同行。

其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懸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予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予諫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往之。次日晨起。

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旣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予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遊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趙孟頫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爲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爲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駕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繞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綠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葭葦蒙焉。不以水盈縮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峯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起。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四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

玉湖之水。北流入於城中。合茗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所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遠處耶。

遊自雲峰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劉基

出靈峯。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鳩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潛遠。昔荆之者。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祇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塋。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於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敘清遠。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塋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

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旣而躍然曰。命之矣。

石門洞記

劉涇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蠟屐得石門洞。作詩。遂爲東吳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皆繼作。唐末喪亂。洞廢不修。宋皇祐元年。蜀人李堯俞守郡。初復古。俄廢。垂五十年。紹興三年。蜀人劉涇守郡。又新。洞去人遠。溪山太陰。松竹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爽氣。仙鬼吝以爲家。惡聞蹄唾聲。以人跡不至稱慶。而樵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策杖往。輒相罔而速曰。可去。虎豹出矣。壽人杜頴佐郡。行縣望洞天鬱羅。泉流號呼。疾持斧伐蒙密處。至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示余曰。妙物乃如此。仙都三巖。人間世也。飭僧紹賓將其事。旣而告成。茶烟犬吠。木魚鑿鑿。於是知有官宰。仙鬼失氣。樵漁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同精神於久病旣醉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夫游。真奇觀哉。余官滿日可數。其後廢興未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爲林泉主人。因作記。以祝仙鬼樵漁曰。勿復

期永廢。可且同樂否。

赤松觀石羊記

謝期

金華洞爲初平叱石處。余髫而聞之。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寶積觀。觀傍祠二仙。卽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牴牾。宛然如羊。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牴觸意。苔蒙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井曲池之北岸。累石爲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跛者十三。倚而齧。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抵。位置加密。跂伏齧乳牴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爲羊。與茲羊之化爲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游。若蛻而休。茫乎日與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岑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爲然。故書以啓後

之游者。其所觀三處。道士倪某唐某王某云。石初平仙後若干年。爲樵牧好事所取。及移於此。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于游者非有所繫。故不書。

月泉遊記

謝翹

余少慕初平叱石事。知婺有金華洞瀑泉之勝。而未知有月泉也。月泉在浦江縣西北二里。故老云。其消長視月之盈虧。由朔至望。投梯其間。泉浸浸浮梯而上。動盪芹藻。若江湖之浮舟。擁于下岸。視舊痕不減毫髮。由望至晦。置竹井傍。以常所落淺深爲候。隨月之大小。畫痕竹上。當其日之數。旦而測之。水之落痕。與石約如竹之畫。視蜚間滯萍蘚。枯青相半殆類。水退人家。日蒸氣濕牆壁。故在而浮槎。游拚棲泊。樹石隱隱可記。余與友人陳君某至。適望後二日。陳君指萍與草。以爲斯泉虧落之驗。蓋冲漠朕兆間盈虛消息之理。與山川呼吸往來之氣。相值而不爽也。如此非必有神物主之。如雜書怪錄。所謂巨魚吞吐云也。泉傍舊爲堂。祠朱呂二先生。環闌楯鬣。上環詩亭上。四顧烟雲竹樹。復環泉若亭不敢左。其東北之山。曰仙巖者。遠望類芝草浮空而立。若皆有所待於斯泉。

而向焉者。予方謀日遊其間。與月約盈虧。泉約消長。與山無約盈虧消長。亘來。今以老吾詩。有述仙巖之遺跡。約予遊巖之麓者。將飲鹿鳴之引。以擬笙鶴。曰。予欲窮山中之勝。而憚以足赴目乎。余欣然從之。故書泉之本末。以紀茲游之始。

長嘯山遊記

王柏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游於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偃起于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巔。勢如臥牛。南望稻山。如覆釜當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竇積觀。遂吟招隱之詞。詞曰。金風瑟瑟兮飲素秋。黃雲逝兮委空嘯。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僕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羣氣兮遠卻。策杖筇兮娛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悟。遺像寂寞兮想二子之精修。呼餐嫩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嫩華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鸞驂兮同游。

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丘。橫入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未智兮拾圯上之履。黃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曠日月兮跨蒼蚪。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駕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繡計簡淡。松度凝寔。真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梁。欒櫨相因。重闈旋閣。雲蔓霞敞。幽閨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牕几蕭然。道士曰馬菴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游。二十年矣。一歎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墻下一石。玲瓏秀膩。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爲山。峯巒參差。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日邀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修竹萬竿。窳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懼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弈棋一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歎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逕山林欬。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

句。摩挲子細看。再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瀑條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東。謁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清此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輪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廳前列修竹。檻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牘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光玉繩。墜落陸離于幽眇鐘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巖氣之清英。如已飛化于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向闌。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斑。黎明。假山輿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陟雲巢。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天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烏嶼縈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爲兩支。蜿蜒翔舞。山川縈絡。合鎖于赤松之原。所謂臥羊山。卽二仙祠照山之陽也。靡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卽竇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巖壑叢疊。氣象雄偉。名

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爲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巘峨阜。鬱莽綿邈。沿崖成蹊。寂寞長邁。俯瞰潛嶽。一徑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籬落扶蘇。費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鷄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碧。夏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晻曖中。杖屨穿礪磽而進。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嶄巖鉤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漉淳于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却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尙在山尖蒼鬱間。由是踰岡下埕。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後有斷崖大石。離立于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于內。衍平阜以如席。分圍廬之向背。膏壤布護。廣袤數里。而鹿之不耕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真之險。寶以

馬面之確。碁盤蟬聯白堊。虎踞長蛇。屈曲而下。羣蛙亂躍而驚顧。揚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据而上其右。雙龍繞其胸。尖峯綴其肘。名曰第一。真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蕭蕭。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拔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濕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雪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峯卓立。烟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激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塵壑。玄蔭耽耽。束縵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鏡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鱗困。或如象鼻脚鬚。鱗如獅。甲如龜。寶蓋懸空。霞帶拖綉。有浴室。有架衣。溝塍刻鏤。原隰矍矍。此仙田也。握拳撞擊。鑿鑿錚錚者。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林玫瑰。璀璨玢幽。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佛騰。森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屐齒印蘚。探冰壺洞。

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一徑如綫。草奔斜峯。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淵銜甃。瑟琴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廳。有月巖。素光淡薄。破暗鏤冥。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以清淺。漏泉點滴。四時冷冷。不液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跌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大雨之輦葛。攬烟塵之吐吞。倏翮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綉後。真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眇。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切謂地勢高絕。人迹疎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授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井飛瀑漱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冢巍然。枯棘剪剪。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甃之存焉。歎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此。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侵碧軒。軒後一亭雅。

禦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巧。謙長髡而慧。裝背古帖。點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于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歎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下。尋雙澗之源。其一始于廢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闡露。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饒龜魚藻行。游泳縈紆。古木灌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尙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賡唱之什。知寺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歷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莖尖峯四圍寬敞。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撫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韻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莢露英。芙蓉靚冶。籬菊敷茂。紫蘭兮抗莖。濯蒞于深幽。香稻兮春玉。簸珠于踐蹂。懸顆苞于棗栗。粲青黃于橘柚。日暄而不熯。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牽。煙霞甄治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概。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柏字會之也。

鹿田聽雨記

謝翹

鄉余見南嶽。僧言嶽頂望日出海。看雲生樹石。與巖屋聽風雨。實異人世。嘗疑其言之過。此遊金華之北山。宿東西鹿田。夜聞風雨聲。滄鬱滄隘。尋琮鬱辨。浙浙浮浮。冷冷寥寥。或散或哀。或赴或休。或激或射。或凌或灑。或沉或涇。或益而溢。其過虛若乘。其擊實若盈。其舉朽若勝。而振於葉也若憑。其赴于壑也若崩。其回旋于空而薄乎軒窗也。若濤風擊舟而擁于敗簷。是不可行而詰其名也。蓋其地近洞天。山川鬼神。虎豹蛟龍。蟲蛇罔象。煙雲水石之所聚。故聲鬱而不散。其石虛竅竅均。研圈注白。嶮崿口鼻之所出。故其聲泊以深。其林木藿霏枯新。堅脆榮實。瘳液之所生。故其聲泛以膏。其勢之來也殊方。其席而怒也殊力。其散而遊於物也殊值。故能若無若有。萬變而不窮。而崎人孤子。抱膝擁衾。感極生悲。而繼之以泣。故其聽也獨真。於是信鄉之所聞於僧者。不謬。然僧之聽乎此與人世異。而吾之聽此復與僧異。知吾與人世與僧之所以爲異。則茲遊也。將必有與吾不異而深知此聲者乎。是爲記。

劉阮洞記

鄭志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于此。訪于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比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于榛莽間。人迹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道。立亭于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井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余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球。得之來游。而黃巖縣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綠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清遠。飄飄然猶鏘佩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而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塢。自塢以北。行數百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罅清徹。淵澄可鑒。毛髮羣山倒

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瀑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嶺。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而飲。自上流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羣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石。如縮鬢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焉。以雙女迎陽爲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疎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木。擷翠佩芳。杖屨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條然而往。直欲跨雙鳥。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蹙。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塢。自塢以出。至於迎陽峯之下。有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址。結亭于其上。畫桷雕楹。翬飛鳥革。前臨清池。瓦影浮動。魚躍圓波。光弄樽俎。浮杯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杯亭。是日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溜日。余與諸君。攜茵席。挈壺觴。上登崔嵬。下

弄清淺。流觴藉草。惟興所適。山散野歎。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懶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漉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樽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廝爲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爲山間之游乎。旣而夕陽西傾。暮煙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于是尋雲路。騎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鷄犬。乃悟人間。諸君皆遽然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變。而子孫之遷易也。

巾山草堂記

方孝孺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爲天下奇觀。跡疑乎蓬閩。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

廬之美。凡人至郡者。無不往游。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畢。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廬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于畢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于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大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願親弟長而非違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于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後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補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游。因

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清泉山記

方孝孺

環寧海之山多可游。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游善者欲偕予游。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於土。巖深碧色。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寒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灑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游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

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旣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于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

天姥山

王思任

從南明入台山。如剝笋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過桃墅。谿鳴樹舞。白雲綠坳。略有人間飯班竹嶺。酒家胡當鱸豔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過會墅。入太平菴。看竹。俱級桶大。碧骨雨寒。而毛葉離屣。不啻雲鳳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幘去禪其下。自不來俗物。敗人意也。行十里。望見天姥峯。大丹鬱起。至則野佛無家。化爲廢迹。荒煙迷草。斷碣難捫。農僧見人。輒縮不識。李太白爲何物。安可在癡人前說夢乎。山是桐柏門戶。所謂半壁見海。空中聞雞。疑意其顛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丘。俱在明昧之際。不知供奉何以神往。台山如天姥者。僅當兒孫內一魁父焉。能勢拔五岳掩赤城耶。山靈有力。賁緣入供奉之夢。一夢而吟。一吟而天姥與台山。遂爭伯仲席。嗟乎。

山哉。人哉。

孤嶼

王思任

九斗山之城北。有江枕曰孤嶼。謝康樂所朝夕也。嶼去城百楫。東西兩山貫耳。海潭注其間。故於山名孤嶼。而於水又名中川。宋僧蜀清了爲龍說法解脫之。士其宮。而兩山屬於是。起江心寺。而孤嶼反在隱隱隆隆之際。今人不言孤嶼。但言江心寺。寺之左。爲文丞相祠。丞相曾航海求二王。至寺題詩壁間。入行黑淚。天地無光。今尸其貌。穹窿其語。以爲江山重。前有浩然樓拜先生罷一登眺焉。而江山於是乎大且尊矣。右爲卓侍郎祠。侍郎永嘉人。死靖節難。月午天空。可伴文先生歎語。故匹之。方丈中留高宗手書清輝二字。懦夫乃有力筆。山故東西塔相峙。而予翔西塔之顛。憇於澄鮮閣。望海山如鐵城。層紫堆青。俱以頭面備中國萬里。風來點點。從閩隴中瀉過。頃刻飽我衣袂。石帆月竇之間。俱銷人之所出沒。懽呼海大魚。突起豫且之網。霜跌銀跳。俄而益著鮮矣。夫惡知非白龍之肉。海若勅琴高一橈執事不耶。寺門榜曰龍海珠林。王季中飲予酒。令

童子歌其尊人入聲甘州詞。真有大江東去。浪淘千古氣意。寺門前平白如砥。老松疎櫺。圖濃染碧。寒落杯中。吹臺霞晚。莖僧閣俱在竹雲裏。禿禿鶴放。一舸縱還。穩坐天上。眼花雖亂。絕無金焦片浪之憂。正人來止。文人言集。酒人腸洽。然則水中之山。除訖蓬萊。抑孤嶼也哉。

小洋

王思任

由惡溪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敷。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閔仲送我。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昏。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桃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闢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

觀。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快背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邁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睹。不得以所睹所通者。達之於口。而告之於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睹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予家距雁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童。持衾襦杖履。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撰被者。客輒然而笑。時落日正謝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腳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

煮茶醅酒。客至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甌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爲下榻也。

雁蕩山記

王思任

雁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事事俱糖擔中物。不然。則盤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盡之花園耳。山故怪石。供有緊無要。有文無理。有骨無肉。有筋無脈。有體無衣。俱出堆累彫鑿之手。落海水不過二條。穿鎖結織如注錫。流觴去來。屢腳下。昔西域羅漢諾詎那居震旦大海際。僧貫休作讚。有雁蕩經行雲漢。龍漱宴坐雨濛濛之語。至宋時構宮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頂。見一大池。羣雁家焉。遂以此傳播。謝康樂稱山水癖。守永嘉。絕不知雁蕩。沈存中以爲當時。陵谷土蔽。未經洗發。如陝西成臯路。但彼土此石耳。理或然。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爲界。東有內谷外谷。西亦有內谷外谷。自宋以後。高僧燈續建十入寺。不堪廉貞作祟。今剩其三。自樂清來者。從西入。而予自黃巖來。則從東入。

也。過盤山嶺。至絕巔嶺。望見怪作矣。至大荆驛。石青亂披。尖者筆上。方者笏。予嘗朵頤桂林千笋。不意染指於此。遂覺望腹。一石橋。灣溪紺碧。照見魚兒鬚。髮。若得移家來。小結一樓。朝夕癡對。定須看殺衛玠。予前游天台。出桃源。至瀑水嶺。回首瀑布。便欲走還鬻田宅。攜雞犬。願作天台一更老。如妻子有難色。棄之如脫屣矣。而今繞腸三匝。尙未知所適從也。入驛。古樟抱十人。樹中巨毋霸。難爲同時馮異矣。於是取美人蕉勸酌。瞑欲睡去。則以紅燭照之。詰朝渡一大溪。涉兩小溪。經嶺村。沿門市米。不啻支山之寶。山中僧皆青烟白水。黃獨蹲鴟。與人至此。則以告。猶幸有斗升自活。兩山（門據）入其中。野藤莢木。老松嫩篁。俱爲溪光映發。看見山肩上。儼然一禿骨袈裟。合掌朝內。一行人笑絕。老僧巖不待問也。步二里許。上石梁洞。梁如籃環。橋拗屈曲。彷彿雀橋。而視之更覺銖氣飽健。洞空十餘丈。石汗滴瀝如雨。二苦僧守其名度命。洞外橋久渴無他奇。但對僧巖親切耳。行三里。上謝公嶺。得名者。別有一謝。亦未之奇也。踰嶺則海枯天泣。眩怪狂走。同行人大叫。一叫一好。過雷巖。殿在南山之陽。過風洞冷然善也。冬日則陽氣從一斗上。牧兒以洞爲鑪。看大槩頭小槩頭。式如今之朝冠。

思廊廟耶。諷林泉耶。吾不得其解。頂有靈芝峯。宛然可掇可採。吾來所時。豈直天輔之會乎。何以五明三秀乃爾。淮南子謂不生於盤石之上。吾欲結小山中。人舌矣。雙笋峯纔解籜。數口跌坐其下。觀照膽潭。名不佳。而實則軒轅之鏡。北望懸空一瀑。下作三節。銀河依落幽谷時。熟梅雨至。雲來侵瀑。明暗萬態。恨前身不是畫師。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而僧持雁山茶烹潭水。則滴滴玉漿。指點鶯崖。仙掌分明。愁胡側目。漢人下涕矣。五老峯不如白岳清壽。然杖屨排列。似甲乙井井。不是混泥途者。上羅漢洞。初若易取。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乃聽入萬山。積塞而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櫃。玄水轟起。寒絕奇絕。漢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佞佛。實華此洞。洞中奉大士。傍列尊者。而首座諾詎那相最古。上有水瀝方池。鑄爲皖心虛。不知何一老先生題識。想卽字照膽潭者也。洞高且深。人入看洞。則雲來看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哦持僕肩下。功更倍上。而與夫跳浪洞中。大呼喊。則聲滄滄然。龔滿折轉如線。片時乃引墮壑口。出經窺巔頭。數十大樹不知名。但其骨采。必不是人間色到者。數家圖山寫壑。級乳耕雲。坐臥俱遊。桃梅作曆。業已天矣。又何必披飛白日。尋淨明寺。久爲茂草。但星橋

無恙。水簾洞玉絲珠顆。亦是瀑水幻格。過聽詩叟巖。一人屬耳於垣。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聽過。如金僕姑詩。當作矢聽。詩不惡。聽矢更自勝也。過響巖。與夫積聲索磨。字字洪朗。鼓吹游山。此處却不妨數部。自是壁壁夾立。通玄之窩。逋雲之罅。懸雨之間。射虹之泉。令人不暇應接。一山方脚。攔溪谷勁甚。每溪花過定相激鬧。良久方聽去。去數里。入靈巖。兩山守之。曰白雲寨。山上。一圓石。曰頂珠峯。一山酷肖老衲拜佛。曰僧禮石。兩方崖曰鉄板。一大圓石。獨託曰鉢盂。名義俱確。獨白雲寨未安。過石橋得寺門。入之。步遂不能前。吾眼魄出胎來。頗亦平等外境。一日騎驢過華山下。偶覺身小。今入靈巖院。是兩番境界矣。正面曰平霞障。障下曰玉屏峯。左曰展旗峯。右曰天柱峯。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峯。雙鸞峯。玉女峯。獨秀峯。約俱千餘丈。峯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約二千丈。余在靈峯時。第盱目對之已耳。至此則面須折仰。以鼻捩天。看孤烟上壁。不及十分之三。化爲烏有矣。而七分壁亭亭闊闊。若王謝家子弟。竟不知竈下還有米鹽事者。色氣青赤相間。是四十里。側看石家錦展旗。扁山似扇面。猶拆著十餘幅。戰蚩尤時物也。至天柱。平地轟起。孤圓削直。絕無牆壁。帖肉相對。

已有箭餘。衆山不能無愧色矣。對大主人。又對長河直隄。胸中鑿通萬里。亟喚酒炙。而雲來爭坐。予便走借寮。或尼之。未及門。而矢石注瓦上矣。膚寸卽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罷。逢鄉僧。言龍鼻水律律焉。遂選蓋礪屐。從淨室。取危徑。篁箐屯塞。石齒礪巽。不認草花。但見寒綠。借以杖撥蛇。數十盤。捫一石。天開圖畫。乃晦老書。又數十盤。約里許。始入谷腳邊。俱南星草芙蓉葉。夾藤牽蔓。腥瀼瀼雨。巖上亂瀝。反覺天漏。緩首急足。強挽上。始至洞。忽起頭顙。一龍從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蝟磔。垂瓠大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舒一爪護鼻。俱古銅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毛骨爲之栗張。而隔峽龍湫聲如海戰。又直雷轟電劃。只向洞中大索。從行人及僧俱呼大士作怖聲。而予亦勉作椰榆。實恐有葉公之事。此似境耳。視奩斬淵。不得不以定力推古人。或曰。龍鼻水可明日。意是萬年老石髓。洞口正對玉女峯。意中輝熯朝朝以洗頭盆挹龍液。恐箭括湫隘。難爲十丈蓮花步也。卓筆峯尖勁有力。不止起入代之衰。而雙鸞峯似從太山崖戢翼於此者。獨秀峯昂藏自上。顛有百尺之松。四隅天削。覲面永嘆。竟萬年我不得上。子亦不得下。何至相絕乃爾。而老

松人語。非孤寄自苦。第不欲受人間培植二字耳。西過仙人橋。望澈下如白蛇。驚猿。雪浪奔流。不可逼立。足以對付斷橋。上二里。有泉標起二尺如劍。雨復甚。遽下稍憩。俱不解其故。罄橐醞。一勞展席。大雄氏前哈臺大甗。快熟至曉。遂搔首捉衣。急出窺看。愈故愈新。然畢竟是天柱了饒也。望屏上口開翕霧。云是安禪谷。而旗峯半一竇劈長。云是天聰洞。俱奇盡。草大不可上。望峯頂。石如蟾如兔如龜。絕肖壁間燈影戲石。石傳神。徙倚山門外鐵色樹一株。不忍言去。遂從橋上。飯罷別僧。出山口。有雲從對壁經過。雪飄練曳。無絲毫入兩山之門。兩山深紫。對壁大綠。只中一段三四丈。如疊方裁。整綿絮。曾見此畫來。不意高懸是處。始悟白雲寨三字。乃見識人安頓者。予不逢雲。予不然寨也。天下事可以吾一目悉之乎。出寨渡溪。展轉雲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派流霞。望觀音巖峻絕。阿閃國一現。遂爲雲所妬。登鞍嶺以待之。雲且呼黨錮我。於是走石門寺廢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或云。自閩飛來。惡知非應真之化體耶。望常雲峯。峯似雲耳。過道松洞。洞以羽客得字。經瑞鹿寺遺跡。一峯啣吻嶽嶽。安得浪指爲馬。沿澗有大峯。人立而怒。對壁爲連雲障。障上開二小針。元李孝光

謂是蟹足。稍入澗。有剪刀峯。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張肅之易其名爲巨螯。而未決。予以爲山波似海。既有彭越。那得無螯蚌。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然大約似虎頭虎眼。入益幽畏。耳根但聞雷走。過一菴。折徑而上。數千仞。四壁懸空。掛下一團白柱。又不知是龍是水也。上諾詎那觀瀑臺。勢旣雄惡。而潭洄凶暗。令人百端交集。稍狎之。怖心略定。諸家摹倣。各得其一體。而予靜圖之。初來似霧裏傾灰倒鹽。中段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頭則是白烟素火裹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戲珠也。雋法師得道後。口若懸河。意詎那對瀑子在川上時矣。臺上數十級。有看不足亭。奇峯胸後。驚水眼前。若肯移賃小齋。敵朱夏。還當向括蒼交青嶺上。借取萬尺松一株來。大龍湫絕頂五里。尚有碧潭。正德中。五臺二僧廬焉。此龍藪。二僧寂後。仍龍據。去碧潭上約三十里。則爲蕩湖。是卽宋人見雁之頂。亦有鳥路可通。而雨深草塞。予不能好事矣。還從錦溪出壑。身如霞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頗爲龍湫所掩。卓刀峯。僅當徐夫人一七首。而含珠峯。弄丸於夾谷之中。似

縱大鯢盜睡驪者。終當風雨取去。踰數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木奔呼。至寺後。忽

亭靜如凝。從左嶺繞下。一溪頭瀉入尺水屏。聲聲月現。由行春橋入寺。堊火
焰峯。不可嚮邇。戴辰峯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鑊
二隻。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麗。游辰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
野棘之感也。於是從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有緣。
顯晦有候。豈畚鍤之所得取者。嶺峻絕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回整一百奇峯。如
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戟槩稜稜。俱有欲起之意。至嶺半。則如看周家東房西
序。赤弓大貝紀獻天球。一有顧命。卽俱陳出。上絕嶺。看東西內外谷。是一胡桃
果。隔別中。妙有囊寶。是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紫茶方行。金線鳳尾。草香魚白。
鵬山樂官。雪鬣猿一。而雁蕩之觀。亦彷彿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秋游。予獨
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
靈峯之洞。白雲之寨。卽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雲而胡以勝
也。雲壯爲雨。雨壯爲瀑。酌水知源。助龍漱大壑。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臂
哉。至於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剔地。則予尙有葛陂之龍。在秋所同也。
而雲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天下名山遊記 浙江

